昭義新編

仁

リ 6
4075
1

門り伊6
数 4075
巻 1—5

昭義新編卷之一目錄

檄告八道列邑
檄告内外百官
四逆黨罪目
西行時在旌善上疏
上本生伯氏書
再檄百官文
書贈李紀仲洪元玉歸茂國
與同門士友書
與同義諸公書

書贈申英三使見諸人
因李容泰事書示同伴
書龍灣八壯士傳後
答申德善書
答禹季用書
答邊德一書
書贈鄭建中歸國

檄告八道列邑乙未十二月

嗟惟我八域同胞人忍任他一局黑死地自乃父乃祖莫非五百年遺民為吾國吾家胡無一二人義士憀矣慨矣運邪命邪猗我 本朝自國初悉遵先王而天下皆稱小華民俗與唐虞三代可比儒術以洛閩諸賢為師雖夫婦之愚皆尚禮義之教於君父之急必有赴救之心肆昔壬辰不限舉義之士逮夫丙子亦多殉節之臣蓋自神州之陸沉幸有我國之乾淨不過為海外片土足以當剥上得輿嗚呼慟矣誰知海外通商之謀實為天下亡國之本開

門納賊所謂世臣家甘作虎前之倀殺身成仁只此疏儒輩得免牛後之耻愚宋之金謀莫測在魯之周禮難全所以草野匹夫之微徒切恭室嫠婦之歎卒至于甲午六月二十日之夜更無我朝鮮一國三千里之方　宗社如髮危孰爲李若水之抱主州縣皆肉食不見顏眞卿之募兵以昔區區勝國之作下句麗尚云羞耻矧今堂堂正邦之爲小日本寧不慟傷噫彼島夷之酋約信法理初不可說惟爾國賊之輩頂踵毛髮賴誰而生慟寃奈何　國母之讎已是切齒慘酷尤甚　君父之尊又見毀形破冠裂裳之餘又遭此罔測之凶禍翻天倒地之極莫保我各受之秉彝禽獸我父母之身此何事也草雉我父母之髮此何變耶堯舜禹湯帝王之傳至今日而墜絕孔孟程朱聖賢之脉更無人而扶持長安父老爭思漢官之儀新亭豪雄空作楚囚之泣君臣父子宜有背城之心天地鬼神豈無面陽之理微管仲吾其左衽矣誅淖齒誰果右袒乎凡我諸路忠義之人均是　聖朝培養之物避患有甚於死者待亡其孰如伐之地雖當萬分之頭人可增百倍之氣天不共戴尤切薪膽之思時何等危難免魚肉之禍吾未聞變於夷者其何以立於世乎以公以私萬無生全之望於禍於福一守死字之符歃馬血而同盟成敗利鈍非吾所

覩擇熊掌而斯取輕重大小於此焉分衆心皆趨詎無百
靈之休佑　國運復啓將見四海之永清仁者之無敵勿
疑士師之用誅何待茲敢爲先舉之地遂以此布告于人
上自公卿下至士庶孰無哀慟剋坊之志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各自寢苫枕戈亦皆赴湯蹈火期區宇之再造見天
日之復明奚但爲功於一邦實是有辭於萬世如是馳書
曉諭之後有或違令逋慢之人卽是黨逆之同歸斷當移
兵而先討各宜銘肺毋至噬臍用盡微誠共伸大義

檄告內外百官乙未十二月

嗚呼慟矣　國家自十數年來綱常大變不止一再而愈
往愈甚至今日而極矣　國母遇害於豺狼之虐焰　君
父毀形於豺狼之凶鋒而餘禍下及於八域使我百萬生
靈不得保其父母之遺體此是天地開闢後一大變悖也
孰謂我東以五百年禮義之教三千里冠裳之俗而一朝
遽遭此罔極之禍也慘矣慘矣一則爲　國家不共戴天
之讎也一則爲父母不共戴天之讎也苟以人類爲名而
有一分秉彝之未泯者孰敢不沫血飲泣臥薪嘗膽也噫
彼十逆輩卽是豺狼之最凶最惡而甚於倭賊者也義理
之大綱常之重在渠固不足責惟在我國人民之列而袒
知君臣父子之倫者當此地頭豈可越視而晏然偃臥於

衽席之上不思所以救之哉況乎巨室以一國之所慕世
享爵祿世竭忠誠與國同休戚者乎此草莽市井之所以
延頸跂足而有望於 朝廷之上者厥已久矣嗚呼天心
終不悔禍耶內自公卿大夫外至牧伯守令未聞有一人
以復讎雪恥爲已任者此正唐玄宗所謂二十四郡曾無
一人義士者也人心之斬伐銷鑠胡至此極主辱臣死此
非古人正訓乎 主上受辱未有甚於今日則今日所謂
爲臣而不死者將以何辭塞天下萬世之口乎鄙等不過
是草野一匹夫也分義雖與食祿而在位者有間然乎且
略聞春秋大義則是固無上下無貴賤而天畀之所同然

者也 君父有讎則不可不報華夷無分則不可不正
先王法服不可不保父母遺體不可不全 宗社顛覆不
可不復生靈陷溺不可不濟故不顧死生不量勢力或奮
迸而號或揭竿而起其情則可謂戚矣其勢則可謂孤矣
茲敢以所懷馳告于內僚及外郡百執事請各明聽而自
擇焉嗚呼今日是何等時也雖喑聾跛躄之人莫不切齒
奮臂而惟獨食祿而在位者沁焉寥寥焉若不聞知至
無膽氣此豈皆與 國逆相連腸肚而然也苟非昧於義理
其必動於禍福也昧於義理者必以無 君命而爲難動
於禍福者必以畏賊勢而爲慮然此皆有大不然者請明

言之若以無　君命而然乎則今日諸般　命令果出於
君上乎果出於凶賊乎惟賊所欲則雖廢　妃創髮之
大變謂有　君命而勒行之惟賊所忌則雖復雖保形之
義舉謂無　君命而屢摧之不亦惓乎夫亂臣賊子人人
得誅先王之正法也伸尼此舉先發後聞後賢之定論也
此不爲今日之明據乎以爲畏賊黨而然乎則此雖出於
全軀保妻子之計然歷觀古今畏首畏尾觀勢向背者果
皆能全軀保妻子乎且雖或得全得保其於百世斧鉞之
公誅奈何義理則自有正路是以生有辱於死者死有榮
於生者禍福則自有定分是以守死善未必皆死謀生者

未必皆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孔子曰未見蹈仁而
死者此不爲今日之斷案乎伏願自今日判決取舍奮發
忠義隨分盡力打成一片消滅賊黨攄忿雪恥以伸大義
於天下則豈不爲公私之大幸也雖於前日已入賊黨者
苟有大功則可贖其罪亦各悔心與共大事幸甚幸甚

四逆黨罪目

忠州觀察金奎軾勒削比他觀察甚酷及捕從事數人就
其囚佯謂曰爾或得活奎軾曰如我罔赦之罪何敢望活
我亦人類當初有殺倭之心自然換腸今爲骨髓倭況我
家世本是斥和有拒　國書是負忘　國背先彌天大罪

我若得活無天理雖然活我則當進疾藏藏藥制倭之策矣

丹陽郡守權瀟送人募兵瀟愠視曰所謂義兵何義乎其人曰 國母被弒 君父受辱八域人類將盡爲禽獸今日之舉非義乎瀟曰 君上削則削之可也其人大叱曰世間有類祖上者未聞有類查頓者也何爲不類名祖遂菴先生而必類亂賊魚允中乎因温言諭之曰忍以遂菴先生之後孫如此乎請改心焉瀟曰古亦有韓侂胄徐相烈孝眷永捉囚責之以義亦以侂胄自處於是四郡人無上下皆曰不誅權瀟不是義兵甚譁然臨刑問招曰今日十賊逆乎否乎瀟默然良久強而應之曰世人稱逆故亦曰逆曰汝以名祖之孫又當自稱讀書人忍於逆孝擅命之初呼之以官而即赴之逆吉輩弒廢毀削之變猶不棄官而行其令乎瀟曰以此爲罪死固嘗然然有老父在願蒙厚恩而終養

清風郡守徐相耆最先自剃巡告境內士大夫曰髮固可愛愛髮豈如愛君及舉義逃走忠州隨賊兵而還官臨刑號泣曰矣身非開化堂堂義陣大將願活微命見其爲人不足深責故欲恕之衆皆曰立法之初如何恕之

平昌郡守嚴文煥本賤吏也先自創行凶特甚走倭站爲

倭先導又誘倭焚聖廟自服其罪

西行時在旋善上疏　丙申五月

伏以臣庸愚無狀跧伏畎畝才劣不足以識時務身賤不能與聞國政平日所事不外乎文墨俎豆而若夫忠逆之分華夷之防未嘗不明辨而固守之也竊伏見　國家今日之變尚忍言哉權奸蔽之於前亂賊壞之於後其標題則新法之開化也其蒿矢則世讎之日夷也其醞釀凶逆萌於丙子極於甲午始以金虜之愚宋變作蘇峻之逼晉使我　殿下徒擁佯尊之位深處幽蔽之地其所以發號施令者惟倭酋與十賊而已於是乎改正朔易服色變官制革州郡尺地一民無復我　祖宗裕後之典型而肆然莫之或禦然後至昨年八月而　坤闈被不可問之禍十一月而　聖躬受不忍言之辱下逮卿士黎庶無以保父母之遺體靡然陷於禽獸之域嗚呼痛矣尚忍言哉我東箕聖古疆也羅麗以降文獻無徵入我　朝列聖相承一變至道上有治教之明下有風俗之美道學之正節義之高粹然出於三代之上而漢唐不足與侔越自中華文物之淪喪正所謂周禮在魯而四千年羲農王政二千年孔孟道脉寄寓於吾東一邦有如碩果之不食顛木之粤櫱

先王所以傳之者如此其重而保之者如此其艱我

殿下既嗣服厥命宜其無疆休恤用答惟天惟祖宗付
托之大而反致今日之禍者卽臣所謂權奸之蔽亂賊之
壞而已寧不痛哭腐心也哉臣嘗從故監役臣金平默學于故參判臣李恒老之門恒
臣從叔故持平臣重教遊學于故參判臣李恒老之門恒
老實斯文宗匠時則已有華有伊川之憂常眷眷於衛斥
尊攘上告下諭只是這箇義理及其沒也臣又師事其所
從二臣二臣者謹守師道昔當和議方盛或激士共諫或
投章盡言竟為羣小所愠言旣無施身亦見逐門徒中如
洪在鶴者亦以直諫至被極律而和事旣成　國事日非
臣師臣從叔心知必有今日而力不能救飲恨而死迨臣
之身目見　國變罔極斯文墜地臣之痛盡尤有甚於他
人者矣時臣適居母憂竊伏念　國讎未復則不可以為
臣形體莫保則不可以為人斯二義也不得伸焉則師門
所受旣不可守而先王制禮雖欲終之亦不可得矣且見
朝著婾婀俱是患得而營謾州縣頹靡如非承望則坐視
孰謂三千里封疆之大五百年培養之又曾無一二人義
士而至於此極耶臣乃不自量力敢效春秋亂臣賊子人
人得誅之法與夫後賢所論先發後聞之義建復讎保形
之旗釋衰服而事金革聚章甫以充行陣是豈嘗有聞軍
旅事哉誠以民憂將斁帝衷難貸妄竊自以為殺一賊黨

勦一站倭亦足以少雪神人之憤而使天下皆有以知
君讎當復華脉當保則恐不爲全然無辭也既而　乘輿
遷御雖甚爲危逆魁稍誅　綸音昭揭痛既往之辱祈維
新之命舉國臣民以爲行見中外交正上下相固　宗社
危而復安生民陷而復濟奈之何舊染方新而無典章修
復之實餘戒方嚴而有義兵解散之　命臣愚不能無惑
徊徨冈措繼以宣使四出師旅逼迫目之以匪徒威之以
殺伐寃乎痛矣是豈我　殿下之心哉臣竊自揣其所爲
始有執守焉不能不起終有準的焉不可遽止則今之不
可遽止猶昔之不能不起也何則十賊黨與之布列猶夫

前也倭酋兵站之連亘猶夫前也正朔之改猶夫前也服
色之易猶夫前也官制之變州郡之革猶夫前也至於剃
髮則　殿下之所痛心疾首而猶曰從便也曰非急務也
是必有顧忌而然加之以　遷御尚遲　宮禁莫守　困
山未行典禮都闕百僚奔竄四方危疑　國勢之岌嶪較
前相倍迫此時爲義兵者可得以已耶臣自起兵以來顛
沛棲屑然其自任不甚淺尠以言乎討復則將敵我　殿
下之所憤而　坤殿在天之靈庶幾其慰歟　東宮叩地
之情庶幾其伸歟以言乎尊攘則將率我國家之舊章而
狂瀾既倒者庶幾其回歟微陽垂剝者庶幾其保歟所可

恨者智謀之不長也器械之不利也財用之不贍也夫如
是也故其志不可奪而其功未易就期將蓄銳奮發以望
興復之萬一不謂新制參領張基濂率幾百兵丁稱以
王師與宣諭委員而來謂先諭後討臣愚以為宣諭欲其
解兵義兵一解則綱紀必頹而 國隨而亡以我 殿下
之聖明宜已默筭乎此則豈真有是諭哉設有真諭是其
左右蔽聰惟謀權利之固而不恤覆敗之禍有此挾令以
禦中外臣若受之則斷斷孤忠之自歸亂黨初不足惜使
宣養之義不勝其掣肘而非所以體 殿下之心也用是
瞿然日望反汗而不敢受焉臣之恭畏踧踖於斯尤切謹

托來使以達賤誠冀無以僥惑聞之而得蒙天心悅豫矣
噫彼張基濂肆其不良而襲破之使臣失所進取無日嗚
呼自茲以往孰能為 君上而討復為斯道而尊攘也哉
然則基濂一番之舉塞萬世忠義之路墮百王綱常之柄
不可使聞於天下之人亦不可使傳於後代之史其貽羞
於 國家果何如哉然究其所以貽羞則只緣臣非分舉
義力小圖大而致之臣之罪一也至誠所格天神亦感今
臣微忠未嘗見燭於 聖明之下臣之罪二也起義之初
未暇逆睹成敗而惟誓不與賊俱生邇來臣之徒爭奉永
朱庸奎安承禹祖思九諸人能擇熊魚之欲不失取舍之

正而臣愚僥倖尺寸之効寄命苟且之際臣之罪三也若
夫張基濂搆罪於臣則不然觀察郡守之爲十賊爪牙而
先伏黨與誅者謂之戕殺長吏公府錢穀之爲倭酋資齎
而引用 國家事者謂之擅用公貨臣豈用多辭辨哉若
賴大之靈承 殿下之福得與羣下協心戮力掃清妖穢
恢復 王室則臣當進伏 閭闔之外逐條細陳然後歸
身司敗蔡侯斧鉞之 誅矣臣聞古語曰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又曰見無禮於其君若鷹鸇之逐鳥雀今我 國家
主辱之耻不啻無禮而已則臣雖百端挫折十分艱險何
敢終惜一命不效鷹鸇之力哉今之護養逆黨者動稱
君父方處危地若快我之討禍將不測不如姑順之爲愈
噫姑順二字實我國覆 宗社滅人類之基本也在昔丙
子通商之請是彼動兵而姑順之逮夫甲午犯 闕之變
謂我忌器而姑順之其效至於 國母遇害而姑順之
君父被辱而姑順之念此十數年來姑順之功不爲不勤
而禍變之生日就窮極臣愚以爲此一節之順養成一節
之禍若初不順之則亦初無其禍矣假令不順而取禍其
與順之而免禍不可同日而語況其順猶不免者乎國無
有不亡何必爲夷狄而已人無有不死何必爲禽獸而死
哉臣之抱此耿耿冀欲一達于 聖聽之下者久矣只緣

天地否塞浮雲蔽日德使沫血之恢歸於文具之科所以
趙趄却顧今者委員鄭彥朝又奉宣　諭而至臣愚敢效
齊虞人非招不往之義區區所執終不敢變惶懍之至無
所措躬第伏思之若一向含默則愚衷所蘊終無暴白之
日茲敢略舉趨義之由不避煩瀆而仰陳之伏願　聖明
廓揮乾斷勿撓異議　還御九重禮成　因山引用忠賢
屏棄便嬖掃除奸賊之黨驅戮跋扈之酋永禁用夷之制
快復右文之治功光　祖宗業垂後嗣卓然為百代中興
之　主亦使臣得以守分釋兵退修舊業克終先王制禮
免為忠孝罪人則生死肉骨之　恩感戴於無窮矣臣無

任激切屏營祈懇之至

上本生伯氏　禹錫　書　千酉六月

麟錫輕率雖名曰扶國保華其為舉事千萬非分四月寸
三日見敗於張基濂衆議以為既舉大義不可一敗遂已
當向西道再振故乃為向西臨發有上疏以陳所懷以彰
行止徐敬菴為前導至狼川邑遇敵兵死之嗚呼痛矣氣
塞不可言麟錫行至淮陽令朱鉉九李起振二人去為收
屍只得向前而行蓋誓於此生興復禮義之邦以此為心
而已然緣弟無狀大貽兄主憂念可悶然死生夷險在天
義之虧完在己可憂在此不在彼兄主用心亦如此也二

耶義新編卷一

人勸爲歷謁忩忩畧達數字餘伏祝世亂之中千萬保重

再檄百官文

丙申七月二十日義兵將柳麟錫在楚山之阿城東向檄告于巨室世族文武公卿大夫百執事及持士論之君子竊以孔子作春秋其大義曰討賊復讎尊華攘夷謂孔子不復尊春秋不復信則已苟尊而信矣此其大義寧可不顧耶夫亂賊之變何代無之而孰如今日之凶逆夷狄之禍何國無之而孰如今日之倭酋麟錫以布衣舉義兵將以行孔子春秋之大義遂斷斷自信而其於諸執事之所爲不能無惑也請遂盡言之蓋自天地肇判人類生焉皇王作極人道立焉爰有君臣父子彝倫之大衣冠文物制度之盛建諸天地而作經義垂之百世而爲程法是則人道之所以至重而中華之所以至尊也以聖繼聖以國繼國有此而已特亂賊與夷狄有時而亂之不救則人類爲禽獸禮樂淪丘墟而天地爲之翻覆矣故自堯舜已有究賊姦軌蠻夷猾夏之戒而前後聖賢皆隨時力扶忠臣義士蓋亦無世無之矣嗚呼夷狄亂賊之禍與世益深以至四海腥羶中原陸沉而極矣而惟我有　國能承箕範獨掌周禮毅然不變垂至幾百年是其倫常之明文物之煥直無愧三代遂爲堂堂小中華禮義之邦見稱天下

萬國一天之下有我一邦豈非幸歟是非天地之所用心特爲其陽不可終無而其所以致此者其非我 列聖王羣先正苦心極力成立如升天之難而其爲臣民爲子孫者所宜深戒其覆墜者耶何謂挽近賣國之徒接跡起於斯稱爲萬國開化而締結世讎之狡夷輾轉搆禍弑我一國之 君上驅我 先王赤子而禽獸焉污我先正制作而糞壤焉使其所艱難成立以幸天下者忽焉覆墜於是乎聖相傳華夏一脈無復存焉而天地之所用心至不可見矣嗚呼痛矣變之冈極也前萬萬古豈復有此後萬萬世豈復有此乎于斯時也有爲討復尊攘以明春秋之大義可乎無爲焉可乎無爲焉則其於吾秉彝之正性何於倫常之正理何其於得罪 君父何得罪 先王先祖何其於得罪天地何得罪聖賢何又於天下之唾罵何後世之誅責何雖彼蚩蚩萬國之夷者將非議之不暇而至彼仇我之倭奴亦將心笑之曰若是乎爾所謂禮義之邦也是亦可以無爲焉已乎麟錫林下一賤品也庸碌無所肖似然蒙 先王恩澤習禮義之教從師友淵源服聖賢之訓又其所稟於天者粗有慷慨之性其於忠逆大分華夷大防未嘗不明目張膽勿肯放過也聞變之日悲憤慟跑案住不得即欲投經而起旋又

趦趄曰　國家五百年培養之力今庶幾可試也彼世族大家忠義必篤權力自多何必以我孤忠以我綿力也側聽數日無聞焉既又奮然曰是可以無有乎人人得以誅之豈欺我哉待亡孰如伐之實先獲也亦何憚其孤忠何計其綿力也遂起而先倡既倡之後又不忍恝然畧陳義理為之檄告而終無見焉乃只集得巖穴讀書之士鄉邦簪纓之族湖關郡縣懷忠之夫奮義之徒數千與之從事猶或庶幾賴　列聖之英靈激八路之義膽恢張聲勢得以殲盡凶逆掃滅醜夷復讎雪耻保邦安民興復禮樂復覩前日之小中華則是豈獨我一邦之幸雖不及此而僅得勦一倭站殺一賊黨而止猶足以少泄神人之憤而使人知亂賊之當誅夷狄之當攘而不可已則是亦所以明天理正人心而不為無辭於天下後世又不及此而顛沛以之直事勢之有強弱於我抑無喪有事耳即成敗利鈍間要皆不失於春秋大義此麟錫所以自信也彼咎我者則曰長吏胡可擅殺財用胡可濫取曰投鼠寧不忌器曰事形自異前後胡不即解兵始雖義而終則亂曰匪徒也稱有　王命而以兵擊之夫今所謂觀察郡守非受凶賊之指揮而奉倭夷之律令者乎春秋之法治其賊者先治其黨與彼伏黨與之誅者謂之擅殺長吏可乎有軍不可

無財用白面窶人既不自辦現今　國無國而民無命此
而不救雖有粟得以食諸爲　國取於公爲民取於私豈
爲徒取乎　君上見迫於賊爲臣下者沁沁受賊節制未
有不肆然以遂凶謀環以聲討不敢遂焉何則畏天命而
懼人心之未離也是昔袁紹之討董卓温嶠之誅蘇峻固
有以也夫何疑焉數賊之受誅寔見天怒其繼之者本其
一黨而又一遵其約束且黨與之布列者一向任用倭酋
之盤結者一味惠好又况　乘輿播越事變莫測危急之
狀有加無減即前後虛實何殊乃始終義亂有分乎今日
之舉雖曰人微而將以順天地之正性任綱常之大柄討

彰逆罪剖判人獸則其歸要不失爲聖人徒也爲聖人徒
而謂之匪徒是誰欺欺天乎其將率天下爲夷爲逆者而
求爲其徒故於其所不逆不夷不爲其徒者而謂之歟匹
夫之復讎猶盡五世有國之讎萬世必報今見弑　國母
辱　君父於倭者爲幾月矣而遂忍忘之非特忘之乃以
倭形參領領倭技兵丁來擊於伐倭之地其與弑　妃辱
君者何能以髮夫如是是豈　王命夫我則體　君心
自　國變以來有能動倭一髮乎今我之伐倭也其於
主上慟憤之心　東宮哀寃之情　坤殿在天煩寃之靈
慰乎否乎我體　君心彼則挾　君令而已蓋雖彼之咎

我者如此夫我則所謂質諸鬼神者也諸執事喬木故閥
淵源後裔世篤忠貞素聞義理則於其身受 國厚恩奉
天名職今當 國變何以為心如何處之為可也當慟寃
迫切腐心切齒曰亂賊有國亡不可共戴天夷狄有身死
不可同其制身為輔弼侍從縱惜奈何國有禮樂文物豈
忍毀諸若討少緩厥罪惟均若我無兵舉我手笏若爾無
軍呼爾家僮官之官族之族友之友連謀合心齊發聲氣
自上達下自內達外打成一片牢不可破則縱彼凶賊狡
夷亦無奈何讎怨可報制度可復 宗社可安人類可保
不失為臣之大節能立不世之大功重報 國恩允蹈天

先王先正所為云云

職使 先王先正其肯曰予有後賢後孫也豕亦可乎不
幸有身死國亡得其正耳顧不為此而曰何以保吾家寧
忩 國讎何以全吾軀寧棄禮樂凶賊呼之以官則往任
之以事則役醜夷號之以分則服率之以戮則從不甚著
將進姑退以觀其勢欲近乍遠以覘其機自以為得計其
最善者只管穩藏而不敢舉首但要慎默而不敢開口之
官之厥之友相與議論必稱云時運然矣事勢然矣無或
曰聲討可也與復可也 宗社委之草蔓而不知憂生靈
任之獸食而不知恤綱常云云道理云云遂付之先天而
不言不聞猶存諸心者曰錢曰爵曰權勢而已嗚呼孰謂

培養之厚淵源之正而有如是乎下鄉士民如彼忘生奮義而獨　朝廷搢紳如此者豈良心素乏哉其陷溺者然也乃又文飾其說曰搢紳不宜爲噫普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是在異邦猶然若在其國即孔子之所爲可知已何又思之不及也雖暫寓人家見主有患難力可救之而不救則爲忍心也行于道路見人有潔衣服而陷塗炭者遇之不振則爲泛情也今累世君臣義同休戚見有弑逆大故而不之救三代典章國用光華見爲犬羊所汙而不知振其於爲臣之義果何如也豈或又臭不聞耶其無積漸而忽焉遭此則雖極頑鈍其不大驚者鮮矣抑亦當局者迷耶其見隣國處之如此則雖甚昏愚其不大駭者少矣知此則知所遭所處之爲如何也請復思之歷觀古今天下果有遭變罔極而無一箇盡忠秉義之臣如今日　朝廷而有如是也抑其心或曰若必報　國母之讎義　朝廷而有如是也抑其心或曰若必報　國母之讎其於友危　君父何若必守華制而不變其於逢怒羣夷立見國亡何姑舍忠逆人獸惟目前之圖安可也乎是有不然　國母吾母也子無其身則已才有其身不報吾母之讎可乎必自巨室先倡使一國盡慕而起曰國即破人即無子遺母讎不可不報彼衆夷雖獸也猶有小慧方皆

吐舌搖頭曰誠是也果禮義之邦也子報母讎豈以強弱
爲哉於是衆責有歸倭懼其君之失其頭也卽日裹送三
乜婁之頭曰非其君之爲也是之罪也前後逆徒之亡在
各國者亦當不日執送矣雖然我豈聽此而止哉力可去
取倭君之頭則取之不然則絕之是則在我也彼又相戒
曰今而後愼勿有事夫如是則　君父方安矣豈有反危
者哉至於華制亦自臣室至國人同然一辭曰國卽破人
卽無子遺是不可變是乃四千年所傳之餘脉五百年所
守之舊規一朝變之其可乎且各色其色各形其形物則
然矣吾既力弱不能於各國辭其和通商交貨足矣何必
同其制必如是則國破人滅之外無他事彼衆夷雖強悍
亦有料量必曰交貨固將利焉變其制實何我益夫能死
不變舊誠可畏也不可怒也夫如是則國將永固矣豈有
立亡若不出此忘　母讎而只然泄泄則必愈取輕侮而
禍將無所不及矣失舊守而猶且僕僕則必益見凌易而
變將無所不至矣是徒失忠逆大道理人獸大防閑而已
能得目前之圖安乎設令得之自古人皆死綱常之道不
可棄也自古國皆亡華夏之法不可變也又有甚不思者
今日之讎有三一曰　先王成立極美之典型而見汚也
二曰吾　君之爲天下禮義之主而受辱也三曰　國母

之難也是於臣子之情均是慟怛而無輕重也今只言
母難之爲難而以數賊之受誅爲塞責而止不復謂君
與先王之難之爲重而因其汚辱而置之不以爲念而
反以爲當然者然嗚呼是可忍也乎其於義兵當以已之
不爲幸其爲不當以已之不爲厭其爲或以力助或以心
助或以言助冀其有成可也顧無一助之而見其有遣兵
擊之者而不之救聞其謂匪徒逆黨者而不之辨不惟不
救不辨乃或唯唯欲其無成而不容抑何故歟豈以其力
不能有爲而徒敗和事寧依強夷圖免何用彼爲爲不用
則不可不擊既擊則不可不以惡名加之乎夫義兵之力
可強弱亦在乎巨室之處之如何耳揚而助之可強而有
爲也抑而沮之可弱而不能爲也揚以助之使強其力與
之有爲豈不有幸於 國家有辭於天下後世乎彼夷狄
愈強愈暴愈暴愈不可親欲依此圖免無或近於古人所
謂召罷逐貙者乎何必舍吾忠義可伏之義兵而取彼強
暴不可親之夷狄乎設令得依強夷又取義兵藉重則其
不亦深有所益而無他慮乎義兵必不是匪徒逆黨也而
必以是加之當時耳目後人議論自在則亦何益矣設令
加之而無免當此之變無此之爲以若禮義正邦誠是大
欠事面必使天下後世致疑吾國豈爲快心事乎誠亦不

可知也蓋當十賊恣橫之時雖畏悔不敢言當討而猶有一分憤痛之心於義兵雖憚不敢言當與而猶有一分冀幸之心雖不可謂盡不然也至於四方物情方皆崢嶸沸騰若可有爲見天理之尚明人心之尚正也及數賊受誅蓋其殺之者非以忠討逆賊以利奪權故其設心做事未有大相遠者而皆視若無事之世有爲之時退縮者舉其頭趦趄者遲其足爭居製之官職爭循賊行之規例少無顧忌論事言計有唱斯和以爲順天識時不得不如此於義兵乃厭苦憎疾或誘之以利或劫之以威脂韋不立者懷之使反覆諂附剛毅不屈者迫之使顛沛死亡又從而非議毀斥無所不至使天心所在國脈所寄義理可悅聲氣可壯者銷鑠渙散乃已夫巨室高占地步務爲矜式物論之所趨國是之所定是能稍異如此一國慕之失其向背之正其中平日持士論者又自則猶或庶幾而乃復和光同波從容卷舒其於賣國之黨前後無一言其不可而慮或生圭角其於倡義之徒終始無一言其可而思必覓疵瘢坐談彼此善爲低仰自然以親及親風議四流使邦內士大夫眩亂耳目變什脇腑淆淆皆是而獨未然者窮士小民耳天理於是極不明人心於是極不正　國事於是無復餘望矣噫古之爲士論者

予忠奪逆之謂也今之爲士論者予逆奪忠之謂也古之爲士論者扶是抑非之謂也今之爲士論者扶非抑是之謂也如是而猶謂之守舊不知所守者何許舊乎吾故以爲五百年禮義 宗社之亡四千年華夏正脉之絕不在乎數賊未誅之前而在乎數賊已誅之後不在乎開化之函黨而在乎守舊之士類也噫吾夫子春秋大義自今日士類而始失尊信也夫此蓋麟錫之所以爲感於諸執事也或有解惑者曰予悲華脉之絕於是人類之終於是知其 不知其二華脉之絕於是永夷矣人類之終於是永獸矣永夷而獸後誰可議無誰可議惟是之恃耳噫噫否否古人不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乎夫所爲憂乃以爲幸乎又不繼之曰千秋必返其無議者乎何待千秋即目在之者非明明上大赫赫神鬼乎其亦不思之甚也蔽之一言曰掃除綱常無復人道毀去衣髮無復人形生將何樂富貴將何榮湯於靜夜無事之際心地澄清之時仰念 國事之非俯思身世之誤同憶前日之好旋看今日之否則必有惕然而悔慨然而悲者矣將悔悲而已乎有爲焉可也麟錫力弱見敗於是思西土人之強勇欲募而復振之至則有觀察郡守者處處相迫不圖彼爪牙之如是廣布也弗獲已今且渡鴨

水蓋雖千計萬策期於必報讎怨必復禮義之邦以終紓
我　君父所為至慟在心者則誠大可矣如或不然遵堯
舜文武之古都孔孟程朱之舊鄉而處焉衰吾衰髮哭吾髮
終守華夏制度於吾身死則歸侍　先王先正亦未為大
不可也然當出疆同望故國不勝悲慟且不忍終缺望於
諸執事又此瀝血奉布伏願僉執事戒轍改圖先身以
君先家以　國讎賊是討戎狄是膺終扶天地之經常終
復　宗社之典型毋永得罪於孔子春秋之大義則其視
前日之所為咎不善何如也果能如是則前日之不善誰
復追之天地神明息其怒　先王先正鮮其愠　君上與
其忠衆人仰其明然則麟錫雖在萬里之外將歡欣蹈舞
感激厚賜即日促駕還國遍謝於門屏之外矣惟僉執事
勉之歙筆矯首第深瞻祝之情麟錫再拜

麟錫又有所仰告者麟錫之前此治疏出於顛沛急遽不
能盡言其所當言而有曰　因山未行典禮都闕而請行
其禮此其晦義侮聖敗
君冈上之罪極矣何也春秋記
君弑不書葬傳曰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讎之
義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
而從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朱子論其理曰復讎之大
義為重掩葬之常禮為輕然則為今之義當專於討賊雖

因山大典有所不暇論也乃汲汲舉論於聖人所不書失其至嚴之法輕重之分有以緩夫今日大義而足以墮綱常於天下萬世其罪果何如也雖匹夫匹婦遇害於人爲其子者苟急於掩葬而緩於復讎人之勸之亦然則罪將不容於州閭況　國讎有萬億臣子至痛亟報者哉向於忠原聖廟被賊燹多士來議修建麟錫推春秋此義謂當先討後建今於告　君之文當務之陳反顛倒錯亂如此雖悔曷追諸執事宜劾禀於　上論正其罪使之暴白於一國然後動心胥戒思春秋至嚴之法朱子輕重之論勿徒事常禮而期伸大義寢苫枕戈無時從事植綱一世著法萬代焉此乃所以人類之異於禽獸而華夏之異於夷狄者也麟錫更千萬祈祝

書贈李紀仲肇承洪元玉選杓歸故國丙申十二月

參三才而爲人從萬古而爲華者至我國而絕焉於吾身而見之不亦大慟乎

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三綱五常百行萬善也華之所以為華而異於夷狄者以其有衣冠文物三百禮儀三千威儀也蓋自上古天降生民聖神立極作於三皇盛於五帝極備於三代煥乎其美矣至於漢唐宋明雖或不無隆殺厚薄而蓋亦因且損益焉耳

矣抑其間有五胡亂華乖敗極矣然其氏族爲是夷種而其衣冠形揉尚習用中國元入中國據堯舜文武所居之位莅堯舜文武所治之民誠萬古劇有之大變也然其夷服夷形止於其部落而不能及於三代直道之民及清再入而毀裂天下之衣冠則所以爲華者絕於堯舜文武之域而變之至於罔極也尚幸我國承受殷師之氣脉而又襲用其號我 康獻大王與 洪武皇帝同時創業垂統文明於是 列聖作而羣賢出以張大之而終能至於特立獨復毅然不變垂之數百年之久則天下萬古之所以爲華者獨於此存是如大本顛而傍枝爲達大天傾而孤柱以擎奇乎壯哉蓋其崇儒重道敦綱常尚德行備彝物燦禮數庶幾具體於三代而自漢唐以下或反遠遜於其純也噫彼洋倭又夷狄之降而爲禽獸者也賣國之徒締結多年釀成今日之大禍竟滅我小中華而作小洋小倭無復人於天地之間無復華於萬古之下是其爲慟果何如哉雖亡國天下之爲大慟而反小也

一天之下萬古之終也有我

重菴先生我省齋先生繼之而苦心血誠向徵我三先生

孰知斯焉之爲大慟乎

先師率西先生生而任斯道德學貫天人通神明審幾
察影早有華有伊川之見舉世昧然獨用憂之苦口辨
斥其說滿一國及賊船始至慶境國用震盪先生輿疾
奔問力主戰說說得行以先生門人梁判書擊逐之其
告門徒曰北虜毀裂衣冠西鬼盡惑心術當挺身立脚
明目張膽不墜聖賢之教父祖之業是儒者徹上徹下
法門深慮永嘆以終世蓋其平生自主誨人者有大命
脉曰黜已私奉帝衷有聖賢之要法尊中華攘夷狄窮
天地之大經為能篤於黜已奉帝之功所以極於尊華
攘夷之義也我重菴省齋二先生奉守要法大經捨性
命於衛斥其禍益迫其心益苦其憂益深其說益長重
翁放言激世氣湧如山至以窩主八路儒疏為罪案竄
于南荒九死靡悔省翁憂道真誠可質鬼神極陳大義
於辭免之章光爭日月狹袖衣制之令下號天大慟著
一書說無不極斷然以守正衛道為期以定四方士類
之志由是凡在三先生門下者莫不服誠意習正見而
精白其心勉菴崔台當和議之初持斧伏　闕而力爭
之籬置海島五十門徒叫閽見格掛冠東門慟哭出城
後又勵志洪公為首八路疏墨蒙尸東街逆孝之復八
毀服列在遠近者不謀皆同抵死不受變及今大變諸

賢出萬死倡義旅麟錫不量分與其事六七士友死節餘皆顛沛猶誓以必復禮義　宗社以存萬古華脉蓋為不敢忘三先生命脉也環顧一世始終無復知此為大變大慟者盖宦族患於得失次第八彼甘心為賊讎役其能文而持議論者亦皆和附曲為辭說思易一世而居首功其為儒而列門戶者以不言為義諦以言者為出位不敢毫髮於彼乃肯疵瘢於此巧為餂媚又多許其徒奔走顛狂嘗揣其故五百年崇禮義尚廉耻之風之衰也當路者以從違遜逆峻行黜陟故趨附唱和習成其風以至此境而其實於吾三先生命脉相反故也當今之時若無我三先生者可如何哉天下萬古此道之屈伸始終每有其人以擬其時故夏禹消獸周公膺戎孔作春秋孟距楊墨有晦菴於南渡之世而建大議有尤翁於北沉之日而秉大義有三先生於今時而後可也

嗟乎凡為我三先生之徒者可不自信而自勉乎

我三先生真所謂以承三聖者而為三先生之徒者亦所謂聖人之徒也有師如三先生而為其徒雖欲自輕得乎雖舉世非之曷足哉昔我華翁之有奔問而非之二先生之有血誠而非之門徒之為疏舉而非之今此

爲義舉彼之非之將無所不至也然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不殄厥慍不隕厥聞文王也程朱而增多尤翁則滋甚聖賢已如此何慊焉益可自信也獨可念者華門一派前後搆禍極矣而今又死亡顛沛餘禍將冈極也然道之屈而其人之隨而屈也亦何所不有自古已然況今日是極屈之會其勢則然也吾如彼何哉吾不挫氣宜益自勉於將來也遭變之初議得處變三事曰舉義而掃清也曰去之而守舊也曰自靖而遂志也三者俱無不宜是如三仁各行其事而同爲仁也然衆皆謂無可去處而後宜自靖不可掃清而後宜去守於是爲舉義而致狼狽嗚呼天豈不有我禮義之邦而終絕華脉耶麟錫不得已而入清國矣然乞援之事義實不精心甚未安可以止矣顧得一地我人已多先居深僻廣闊可以爲留願得同志士友齊會于此（同志之外凡有意者皆可携手以入其不振者力以起使得免禽獸極是好事勸力事）立根基以圖有爲蓄積怨憾不弛薪膽誓終興復禮義之邦反夷爲華反獸爲人是宜自勉也竭吾心力而不得則天也只得相與守舊以求其志使天地陽脉寄之於吾身義農華制保之於吾身先聖先師典型守之於吾身　先王先祖衣冠體髮存之於吾身以吾身靖獻于上帝恭俟處分

有搖不動有撲不滅千死萬生特立於一天地渾黑墜
陷之中俾三先生命脉克有其終以作來復之基以待
天下之清噫大雪壓陸一邱松林獨也青青不爲無色
以我三先生之徒而能爲是者其不有光於前人有辭
於後世乎是亦自勉者也或曰遽棄父母之邦可乎欲
潔其歸而又居此地可乎曰昔陳文子見崔杼弑君而
之他邦太師摯適齊以下不遵政亂樂弛而已如此今
見毀服毀形爲夷爲獸獨不爲古人之所爲可乎使聖
人當之其果與賊並居與獸同歸而已乎去父母之邦
豈不慟迫其於有尤大者何昔聖人欲行道而居陋夷

今居此而欲存道何害衆人固不可遽法聖人作爲然
其所遭常變順逆千萬以倍亦何疑焉又況其地也堯
舜文武之域不易其故其人也堯舜文武之民不變其
中而且彼交隣既久待我甚厚又肯許以守舊乎曰昔
聞華門議論不當作清使令若此者何哉曰彼一時此
一時也且作使臣之也寓居守道非臣之也

與同門士友書 丙申十一月七日

麟錫白麟錫從諸公師我華西重菴省齋三先生三先生
承聖賢統立天地心因時變捨性命於衛斥尊攘蓋以正
道華脉之不可絕非人之生死家之存亡國之興喪之與

計也故凡在門下者莫不明目張膽以承厥志而雖以麟錫之庸愚無似有以識之矣嗚呼變久益深以至於今內賊外夷交結橫恣先弒　國母繼絕　君父毀服毀形以及邦內人類而極則我五百年禮義　宗社而亡而幾千年華夏正脉隨而絕矣嗚呼痛矣此誠萬古冈有極之大慘也吾徒其奈何聞變之日卽致近地某某士友議所以處變者其事有三一曰舉義而掃清也二曰去之而自守也三曰自靖而遂志也是三者不妨隨意各居然自靖之事殉道善終潔淨貞靜極安於心而衆皆以爲如是則斯文餘脉絕無形影於天地之間寃莫甚也舉義之事上報　國讎下保人類申扶吾道最快於心而非有大力量功難期也麟錫於是有爲去守之計蓋將隨同意者尋向堯舜古域共保衣髮共守禮義共讀師書存得一縷華脉恭俟天心而待天下之清也然三四朋友欲爲舉義而要麟錫主其事累累爲言而亦有畏友在傍勸之在外以書及之麟錫既謂力量又及且以居喪辭皆以爲大道與已居喪爲輕且國有亂　君命則不免今非特國亂大道將亡而爲此舉是天命也平宜守常宜權之猶未敢從既而事纔舉而偶然致債則又強之曰當天下之大變既舉天下大義而債事可乎麟錫不得

已涕泣而從事是變中之變也誠無以爲人也尤切冈極之痛也蓋以麟錫之事布里賤狙豆局見奚宜於是事然亂賊人人得誅且關斯道之故則於義庶幾無疑陽不可終無葬不可終絕理之所在則亦庶幾賴天地神明之所佑先聖　先王之所助又因四方士民忠腸義膽憤怒崢嶸之勢萬一於其有成也於是傳檄八路八路過半響應既又殺幾箇逆黨幾百倭酋若將成勢而有爲賊亦知戢得削髮之事　君上密示傾意者累矣彼賣國之徒又自其中相殺奪攘挾　君令益急擊義兵益力於是倭官制泰領張基濂來襲破我蓋是時各處義兵多懷利器勢反覆諂附於彼其餘則先已摧敗勢極孤也麟錫慟大事去而國與道俱亡且多死友至丹邑欲致命具由將告　殿牌及聖廟則衆皆爭執以爲大事豈可一舉圖成一敗遂已乎麟錫之愚駭因亦自思以已初舉事豈以爲一敗遂已乎麟錫之愚駭因亦自思以爲初不舉事則已既已舉事則爲國爲道惟吾力之所止死友之志願亦豈在遂已也遂止問計皆曰事至此而不可已則當向西土別募強勇而復振之不得則入清國乞援無不可又不得則聞遼東近地我人居者甚多就彼潛養氣力徐圖所爲可也終不得則与吾自守之本意亦未爲下也麟錫不獲已行到西土則有觀察郡守者出兵迫

之乃渡鴨江至藩則遇寒疾作不得前進令姑就我人之
居而止矣坐而念之義兵鮮敵之後賣國之徒無復忌憚
任意橫恣所謂士大夫嗜利無恥爭爲諂附橫議反倒忠
逆變亂是非先使邦內人心大變而彼所大欲削髮之事
再舉而隨之人類永爲禽獸而國亦爲夷狄矣不勝寒心
無日無慟哭也第吾所爲念天地之陽剥華夏之道絶
父母國之爲夷且亡同脆人之爲獸且死死友之舍憤入
地罔以人徵而惟盡其分罔以力乏而惟蓄其誠與諸同
志一心胥勗盡吾平生生死以之焉已矣未知天意竟如
何也第觀此地久爲兩國閑界數十年來清人始居我人

則有國禁近因大荒禁不得來居者不下萬數其餘地尚
可容幾萬戶土甚饒一人耕而食十人一年耕而食三四
歲菽粟如水火人多有仁心其中往往有義氣人可與之
爲善謀事於此聚會士友延攬英雄不難容接徐圖所爲
果若庶幾矣至於自守之事今不遑念及而要之亦庶幾
耳且越國境而即止得吾不忍遠去之心今得此地蓋不
偶然矣因又念故國士友之處地毀形之禍迫在目前無
所可徃只有自靖一事有可徃則宜有商量蓋昔太師摯
適齊以下所為非今所遭而已然矣而魯論著之蓋亦許
之以今所遭雖聖人必為之也故麟錫甚有望於諸公而

冀其必速不速恐不及也麟錫之始終蓋如此其可罪者
責之使悔其或有可恕者願勿終棄也蓋當萬分地頭各
宜勉勵無失所受於三先生者焉而已矣敢布心腹均賜
察納伏紙不勝悲情麟錫謹白

與同義諸公書 丙申十一月

麟錫同僉君子為舉義非為今日所遭是萬古天下無等
之大變前今日所舉是為古天下無等之大義乎 國母
遇弒 君父受冈極之辱邦內人類盡化為禽獸五百年
禮義 宗社而亡幾千年華夏正脉而絕非萬古天下無
等之大變乎上報 國讎下保人類存禮義 宗社於既
亡扶華夏正脉於既絕非萬古天下無等之大義乎既舉
此大義也將弭此大變也事乃大繆大義未成而使大變
終於冈極嗚呼慟矣是豈其天乎曰非也是人也方其始
舉也四方響應萬口同聲曰是大變也是大義也居無何
忽焉反辭曰是豈大變乎是豈大義乎夫如是可以成大
義而弭大變乎夫豈是變是義前後有異也人心有前後
異也蓋當十賊之初不論大小賢凡舉懷憤於逆變傾意
於義兵大可見人心之有正及其徒相殺而繼主其事非
以忠討逆實以利奪櫛故小無變於所以為大變者而彼
士大夫者滔滔無恥稱有變節爭為諂附素居高官者來

居高官素持議論者來持議論於彼曰順天達權不得不爾於此曰逆天造亂胡終乃爾反倒忠逆變亂是非自然以僚及僚以戚及戚以友及友爰及邦內鮮有不變至於所謂舉義之徒太半反覆或自攻其徒或自納其軍以要其利況其餘者乎人心之不正胡至此極夫吾大義之未成豈獨彼一二主事者與張基濂之所爲者哉噫忍以今日所遭爲非大變而今日所舉爲非大義乎彼雖然矣而凡我同義之人昔嘗曰是萬古天下無等之大變大義也則今亦曰是萬古天下無等之大變大義而無變其心而已矣今同義之中多搢紳名官多簪纓顯族多文學高士而於彼有同僚焉有同戚焉有同友焉彼所云云日到耳邊當不動毫髮曰所不謂是萬古天下之大變大義者是則萬古天下之大罪者也其罪如何忘　國家大讎　君父之罪人也棄　先王典型　先王之罪人也禽獸父母遺身父母之罪人也糞壤千古禮樂聖賢之罪人也絕一線之陽脉天地之罪人也舉義而反義義中之罪人也吾豈以同僚同戚同友爲哉吾乃今日堂堂小中華禮義朝鮮國當大變而舉大義者也麟錫草芽賤品逛豆局見初奚宜於是事以朋友所強強其所不能不能隨死友而死於顚沛之際誠亦何心哉顧惟慟父母國之永夷而亡同

胞人之永戮而死　先王美制之不可滅而永滅華夏正
脉之不可絕而永絕死友亡士之死不瞑目有待於後而
不忍遂已携殘兵到西土蓋聞西土人多強勇而善技藝
欲募而復振之至則反見迫於觀察郡守者不獲已且渡
鴨江蓋雖千計萬策誓復我禮義之邦以伸大義後已既
竭吾力而猶不得則於堯舜古域討閒靜一區衣吾衣髮
吾髮終守華制於吾身俟見天地之心是亦未爲大不義
也然復囘首故國不勝悲慟且爲同義之君子眷眷不能
忘蓋不但始終兵間與之積苦而已自無義兵後彼賣國
之徒非斥大義無所不至張皇大變愈往益甚其所大欲

變服削髮等事因義兵而中止者將復大行奈何蓋以生
以死以坐以起完吾大義而已矣苟以起則其終不棄麟
錫乎揮鞭舉笻萬里未爲遠也悉陳悃幅均賜采納起望
東天有功瞻仰

書贈申英三　芝秀　使見諸人　丙申十一月

心心由誠事事由正不由誠則無以感天不由正則無以
信人

誠曰不虛妄不懈弛不占便正曰不偏邪不雜亂不苟
且今窮到極處營至難莫大底事而不感天得乎苟有
一毫虛妄懈弛占便於心者其可以感天乎今舉大事

要伸大義而不信人得乎苟有一毫偏邪雜亂苟且於事者其可以信人乎可以信於天下後世乎又況亂賊目我以東學匪類宣言惑人既遍邦內將逵外國苟有不誠不正其孰信吾大義而吾可以終完大事乎今日之事不患事之不成義之不伸患不誠不正也

致吾之強乘彼之虛不致強則無以自信不乘虛則無以取勝

致強曰攬英雄精士孚蓄財用利器械四者不備無可信以爲籌策者昔者見敗未始不由此也今不能盡言苟合衆見善謀則亦不患無其術乘虛曰亂賊相圖兵丁致亂民心大撓今亂賊相殺換局之後廣樹黨援又因義兵固合其心兵丁爲備義旅京充萬數外邑各置數百乘勝爭利勢方強烈邑民心於善兵始雖喜而方生支離厭苦之念其於開化因其始停削髮暫敗薄歛而反安悅之難以此時而有爲然亂賊懷利相聚新舊相雜非久必又傾軋相戮兵丁向充數千尙患不給料今至萬數非久必因此致亂民心則今彼財竭用廣聚歛勢將倍急又加之削髮必邑邑思亂而起此時可乘而有爲若不致強乘虛以急遽之心行苟且之謀事敗義缺貽笑天下後世果何如哉○心誠事正體也致強

乘虛用也體用備事可成而義可伸然用生體體立而後用行則心誠事正又其爲本右宜致力也故自古用兵者無不能於計強弱較虛實而萬世必稱孔明孔明則爲其持心誠愼處事正大也或以孔明爲機變之巧者非知孔明者也知孔明者曰庶幾禮樂三代上人萬古雲霄一羽毛吾輩所學也其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吾輩所以爲心者也

因李容泰事書示同伴

昌宜以義興而以盜歸以忠始而以亂終吾寧死而無知不欲見以盜歸以亂終也若吾自期與所望於同伴者惟曰心由誠以感天事事由正以信人潔其歸善其終而已矣吾儕相信相隨作萬里之行輸情之密宜莫如吾儕乘勢之危亦莫如吾儕吾儕幾箇人宜眞實相與毋或以相欺爲事也宜勉勵圖終毋或以蔑貳致敗也艱言至此赤血無餘丁酉二月八日毅菴癡夫柳麟錫書

書龍灣八壯士傳後

不佞因 國家大變爲義舉顚沛至鴨江北於龍灣人來居者金生尹麟家得故龍灣忠義八壯士列傳讀之而有以感也蓋八士當北邊有警同爲府伯林公慶業所選八賊窟伺察動靜八年繼而有丙丁之亂 孝廟 昭顯

平爲北行又被選周旋三館九年備嘗艱辛竭盡忠誠極
蒙 孝廟寵奬耀後世人耳目偉乎壯哉嗚呼 國家古
今之變尚忍言哉然昔則 朝廷多愛君憂國尚忠義識
道理之君子而八公以遐土踈跡亦起而爲干城腹心今
也 朝廷皆販君賣國不忠不道無一箇出而爲國邊人
者而不佞之徒以韋布卑賤不得已爲此舉至於死生顛
沛不佞於是反羨八公所遭之時也八公能保護三館而
孝廟歸作禮義中興之主不佞不能保 國家而使
主上尚蒙汚辱於犬羊不佞於是自訟其爲八公之罪人
也雖然不佞之來此將以有為也八公既能盡心於 國

事又嘗審熟乎此地而其忠魂毅魄尚有不隨死而亡者
則倘有以眷顧冥冥而竟成此志否乎噫是亦可悲也夫
能麟八士中郡守金公諱汝老之裔也見吾徒之迫窮途
亨踊躍其義而又慇懃其情亦使弟亨龜若姪輩相從問
學志向方好金公其亦有後孫也 永曆五丁酉之正月
上澣高興柳麟錫敬題

答申德善錫元書丁酉

約十數同志耕鑿衣髮誦先聖而歌先王遂以此終老此
於麟錫之情事有不可但如此者蓋使自為浮海作客如
最初本意則可但如此既被諸士友之勸共爲非分之舉

而其舉也自以爲必報　國讎必保華制必與同胞之人共免其爲戮其終也有六七士友之殉義矣獨不隨死輾轉至此者其愚迷餘望萬一有以或遂其所必以慰死友之魂也而今但如此而足則誠有所不忍也故苦心血顧尚在於其有爲也終不得有爲然後不得已止於如此也且雖如此亦不欲但與伴來十數同志元然獨免而已蓋將近而同門士友遠而四方豪傑聊與之同聚一隅以共守華脉也誠愚也妄也乃若其心則有不能自已也

答禹季用　鍾夏　書　丁酉

明示請援之不可自守之爲正用意之勤察理之精不敢不服然麟錫之不直入清都退寓此地者其意蓋已有料量矣但其所以爲意者不但如所教祗依寓居之我人與之周旋而已蓋將圖立根基延入同門士友與凡一國之有志節有力量者既有以共免罔極之禍又有以共作長遠之謀此其定計自以爲盟諸日月而不可已也士友其亦必不以爲迂遠而別求他策也念昔死友洪勵志當講和之初爲言可會同志於遼東地成潔淨一大局吾儕猶以爲迂安知今日有此事耶如見九原之莞爾也

答邊德一　錫玄　書　丁酉

乞援事愚庸之意既覺未安諸公之教益見無疑此事置

勿復言惟此即所居而圖所爲愚既筭定而吾兄又如是拳拳則可以自信而必爲矣蓋可信者天有不息之道陽無可盡之理華夏之制傳之中國屢千年而氣數所迫不能無廢則承之以我國是見天不可息而陽不可盡也傳之我國數百年而氣數所迫不能無廢則獨不有保之一隅以見不可息之天不可盡之陽而為好還之漸來復之基耶可信者一也至誠必達至正必行至屈必伸我華重省三先生始終一揆德學盡善捨性命於閒放尊攘而其所以爲天地立心者可謂誠之至也盡心力於闢廓折衷而其所以爲斯人明道者可謂正之至也懷至誠至正而

誹謗溢世禍故相仍至于其徒嶺海斧鉞爰及砲射死喪顛沛可謂屈之至也有此至誠可不得於天而必達乎有此至正可不得於人而必行乎有此至屈可不得於鬼神而必伸乎可信者二也時難適會勢難乘可我人之來居此地纔十年而洽萬數是適會之時也此地之接壤我國土甚廣而穀至賤是可乘之勢也不適其會不乘其可豈得安處而遠圖乎可信者三也可爲者今圖生爲獸免獸當死不死而免獸不獨免獸又將守道惟此地爲然則凡吾同志以三先生爲師而以其心爲心者孰有不來此凡一國有秉彝真性而欲自振者又安得不來此來此者陽

類也一世陽類會合一處勢將一心勵精無所不透可爲者一也由庶富而可教由教而可致和此地我人萬數而足舉皆淳謹樂歲而飽亦無飢齊之以禮有耻而格驅之以善其從也輕自我勤禮而齊之使格自我務善而驅之使從漸磨成就合同以化乎信相及聲勢斯張可爲者二也氣類有感感應有好中華古族懷眞道之所行而愛周禮之所在者即見舊朝之美制追思昔時之同樣孰不慨然感動歡然愛與周念事勢之相關而曲爲之護全深察志意之所存而樂與之助成想望其風采而爲之延頸悅樂其聲氣而爲之動色由近及遠盡爲吾黨類耶以天下中華古族盡爲吾黨類則自此以往未之或知可爲者三也以三可信兼三可爲而不爲之可如何哉苟能爲之下不失爲保衣髮守禮義置得華夏一區於舉天地黑陷之中進此而庶或可以討滅讎賊保濟君民興復五百年禮樂文物小中華之樣奉慰 列先王之靈又安知不目見文明眞主起於堯舜古都以復中華之舊而吾儕徐以所守禮制所藏冊書獻之殿陛之下以請損益採用而又乞垂餘力於海左歸而與君臣父子共享澄清泰平之樂如諸公所云耶第念此事會合同志爲最要機栝而同志若或以此地之絕遠削禍之姑停不免有遲疑等待則誠

差矣然必有一二老成長者德學風力為人所服者先之而為望倡之而為導乃可矣為之先望倡導非吾兄其誰耶更望吾兄亟賜旋力以完大事焉然非吾兄有大力量好風采弟亦安敢張皇其說如此哉傍人見之鮮不有歸之妄言者矣

書贈鄭建中 華鎔 歸國

建中於吾當 國變之初定浮海之計而能踊躍焉及吾從事義旅左右之甚勤敏焉及諸道義兵多反覆附賊餘皆敗散見吾軍勢難獨支勸吾即向西道募強男而振之余尚遲疑則輒勸携孥實谷先徙為召募計不該則遂走入清國見袁將乞援不諧則旋回國知吾已見敗出疆則又奔走追到時有崔李董躁進猜嫌吾避而棲屑則周旋勤勞不遺力方叟謀安所接期就所執則請以其事歸使故國士友聞之而後返臨行作文與詩其勉勵我甚勤言皆明正深大又自慮其危險艱難之中志或沮而氣或挫欲得一言而自勵以終完大義噫建中年今弱冠而有如此者可敬也宜其深見推許於儕流也蓋吾所執則曰不死於賊鋒而左次至出疆誠不忍其萬古以來華夏正脉之永絕無存而猶信夫天有不息之道陽無可盡之理隨分盡力冀或有餘望也第於今所居之地思可為之道誠

積生力力久成勢大可以興復禮義之邦恢拓華脉小可以闢成衣冠之區保守華脉二者必有事乃已然念其為生力成勢非孤單所可爲恍惶所可及必合衆心而大肆力早圖事而徐求功乃可望有成今建中欲歸告故國士友者在此此誠公天下大事非一人一家之私也建中其亟行乎哉若建中所自勵則曰今雖當危險艱難然所仗者大義所扶者大道將以質諸天地鬼神而有辭於天下後世則是可自負也人與道同屈之會亦將何所不有而古之聖人君子皆已因此而有所增益成就則是可自信也既可自負自信則志可壯而氣可自強豈有沮挫也哉然志不可強不沮氣不可強不挫志貴能持氣貴能養持志在主敬養氣在集義主敬集義則德可崇勇可大有任至重而無所疑懼行至難而若決江河者矣此實千古聖門之至訣而在今日吾輩尤爲切務蓋無主敬集義之實事以爲根本據守者則所謂自負自信所謂恢拓保守者徒爲虛言大談而不見其實效可不懼哉此吾與建中所共勉勵者也人或竊笑曰迂哉死猶不捨聖賢法門古人之獄中尚書要不捨精一執中舟中大學要不捨正心誠意況吾儕今日所爲爲扶聖賢大道則雖死生萬分地頭捨此聖賢法門曷以哉既相勉勵願亦廣質於士友建

中行乎哉魚誠中朴雲路淮汝質令同建中行其勤勞用心亦與建中同也未及各贈以言宜同看乎此哉且念諸君年尚少未多經事道塗經歷人物酬接之際宜謹愼周詳無或有踈誤此又朋友之望也丁酉五月二日遼東客毅菴病夫

昭義新編卷之一

昭義新編卷之一目錄
雜錄八條
與李邁卿書
與安汝聲書
答湖西諸公書
因　召命入疆至楚山陳情待罪疏畧
呈同志諸公書
追呈同志書
答趙友三書
與李敬器書

答或人書
答徐叅奉金叅奉書
出處說
國病說

昭義新編卷之二

內篇

雜錄

乙未八月麟錫爲奔從母喪至春川聞 國母被弑 國母不喜毀服行倭制勸 上將謀復舊弘集吉濬等十賊囑倭倭賊三包婁率兵攔入宮中加之不忍言之禍十賊脅 君廢爲庶人勿令臣民服喪

麟錫曰吾將服喪豈可不服 國母以實讎賊有人曰不可如他人昧然無事顯然服喪則禍及曷以處焉曰吾將服喪而處家出入則以農笠野服示變也

○乙未十一月弘集諸賊行勒削麟錫亟會士友議處變

三事曰舉義掃清曰去之守舊曰自靖遂志
或曰處一變也宜一道今三事焉誰使各事事必優劣焉
誰則爲不優矣麟錫曰三事皆正當無優劣也人之處地不
同可各事也昔微子箕子比干各以其地有事其事同歸
於仁
曰正當無優劣也如何曰三事雖異事爲斯道而已矣歸
潔其身而已矣夫斯道至大身至重道之將終不可以不
身與之俱終故曰自靖遂志是正當也道之不忍將喪不
可以不身與之圖存故曰去之守舊是正當也道之同朽
共得不可以不身與之偕保故曰舉義掃清是正當也

曰自靖遂志誠正當身與道終則身固自潔道乃永絕可
乎曰斯道之大以吾身潔而將終之得正身潔道正立正
萬世實則扶持道不爲絕也
曰去之守舊誠正當天下皆夷陋可守吾之道乎
曰有不得守也苟可得守也昔孔子欲居九夷而行道今
爲守道而居陋何害孔子所居魯衛華夏之地而欲行道
於彼今所遭爲禽爲獸之禍而獨不可守道於夷陋之地
乎
曰舉義掃清誠亦正當舉義而掃清不可必得且讀書守
道之儒者豈可出位干國事自任討亂賊醜夷乎曰國家

存亡安危韋布可言之非出位也亂賊人人誅之春秋義
也非出位也況今日之事非特國亡道乃亡也道乃儒者
之任也儒者救道而爲此非出位也昔壬辰國家之禍沙
溪金先生爲召募使重峰趙先生爲起義旅也在今日則
無疑於儒者之舉義也沙溪重峰人必曰有 君命今亂
賊弑 妃辱 君君豈不欲有命哉壓於賊而不得有命
也思其不得有命則臣民用心宜其急於有命也若掃清
則天地之陽脉將絶天地之爲心在此萬古之華脉墜而
祖宗之典型滅百王百聖我 列聖之爲心在此國禍
罔極 君父之爲心在此禽獸食人人之爲心在此以

若爲心不可曰必不得春秋之法亦曰能與讎戰雖敗亦
榮

○或曰今也七八士之死可以比於古之死義者乎麟錫
曰奚徒比之尤有光焉自有死節以來未有大於今日之
死者也

曰其人也賢於古人乎曰變之莫大也故義爲莫大也義
之莫大也故死爲莫大也曰何以謂之莫大也曰參三才
而爲人者至于今日永歇而亡焉從萬古而爲華者至于
今日永夷而絶焉非其變之莫大乎求人類於永歇以不
墜三才之道存華脉於永夷以不絶萬古之傳非其義之

莫大乎爲不墜三才之道而捐之以身爲不絕萬古之傳而致之以命非其死之莫大乎故尤有光於古人也

○麟錫倡義敗而不死人有咎之麟錫曰始余爲心爲扶國存道也非專爲死國死道也使余必死於此其曰爲道而死也則自靖而致命足矣何必舉兵勞攘而後死可也乎其曰爲國而死也則彼爲臣者並力以致亂矣安坐而不死矣獨余固窮深藏之賤不可死國吾不知也昔重峰趙孝大而曰固窮深藏之賤出而死之可也乎

先生以放逐之餘倡義而死國曰此吾殉節之日也

麟錫曰時地有不同也或問之麟錫曰重峰之時冠陋國危君臣士民上下大小同心而戮力也重峰之地登科立朝盡忠國事以爲已任雖放逐而已蒙宥也

今時亂臣欺君友復馴致于其極道先國而亡也若吾之地昔於亂時吾黨五十人諫而不納痛哭出城同時崔參判以吾同門友諫而遠竄後又吾友洪聞叔諫而受極刑吾師金先生以主八路疏論再竄南荒吾從叔省齋先生上疏直切而受嚴批吾之責已盡矣今吾又曰爲國而死而已則恐負王蠋江萬里不赴召之義也殆近於屈原之過於忠也非獨曰固窮深藏之賤之謂也

夫趙先生之崇德大義以余蔑學何敢望焉其義則固不

同也

非專爲死國死道而爲扶國存道者是麟錫之心也

凡爲義兵者一則爲扶國存道也二則爲免獸也三則爲免死也出此三者者也

夫是義兵有爲免死也免死而無大害義可免死求生也

夫免死求生也不是爲獸求生也則其求生也無害義

或曰子雖扶國存道爲心免獸免死爲心然死則天下大節光顯莫甚惜乎得其死所而不死也

曰使余偶死於其時則可也值死地而不苟免則可也爲得死所而死則志下矣且余爲得死所也安坐守道而死亦得死所也抑亦大節之光顯也爲必死其身也有喪之身守喪而死可也

余之爲扶國存道也爲免獸免死也故不守喪而爲之爲或可以權輕重而少寬其心也若余爲得死所爲大節光顯以有喪之身而爲之固已不得於吾心矣亦未知當世眞眼目百世眞議論其復以爲如何也故曰使余偶死於其時則可也值死地而不苟免則可也爲得死所而必死則非吾心也

且扶國存道免獸免死既余爲心也于時亂賊知戢止毀削 君父姑已洗辱已與同胞姑已免禽獸 宗廟之

毀而撤享姑已存而復享聖廟之將毀而撤享姑已存而復享華夏制度　祖宗典型姑已畧存形影是為可以死而已乎

亂賊剚戢而姑如彼義兵散則無復有憚而肆其禍將使有憚矣將圖有後矣是不為可以無死乎

曰死節六七子其為心宜不異於子之為心死生不同何也曰六七子之為心如余已矣特值死地而不苟免成天下之大節也死不死天也其心則不以死不死有異也

○林景宰曰時輩皆曰幸而有和洋以置洋技兵丁也無有為無如有前後罷徒何也云矣

麟錫曰東學義旅同歸之匪徒姑且勿說是猶盜竊人之金而逮獄者用其金而釋之曰幸而有金而得釋也若無有為則亦無有為也

苟曰幸乎匪徒云爾其亦曰幸乎　君父見辱　國母遇弒云甫其亦曰幸乎禽獸人類糞壤禮樂云爾其亦曰幸乎毀父母遺體以為禽獸云甫於幸禽獸者又何說焉

○鄭壽鳳曰時人咎先生曰畢義矛以　國母被禍而舉之必待有削禍而舉之惡在其報國歸也云矣

麟錫曰八月　國母被禍十一月有削禍十二月而吾舉義八月至十二月其間幾何彼曰不以　國母乎

鄭壽夙曰不有創禍先生其已舉義乎

曰是則未然　國母被禍臣民之爲慟也均矣然而爲國母被禍而已者則在朝爲臣者事也非在野爲民者之事也

曰亂賊人人得而誅之臣民奚擇焉

曰彼在朝爲臣者既皆罔上以致亂矣又皆全軀以安坐矣獨以在野固窮之賤而出而任其勞則是遁於忠也

吾君爲天下禮義之主也而受罔極之辱矣吾君之辱而未洗則吾　列聖成立爲天下禮義之國也而典型亡矣國之典型而未存則義農以後華夏之道也而永絶其餘脉矣華夏之道永絶而未保則人之類盡化而爲獸矣於是人無貴賤大小而有其責也

夫既有　國母之禍繼而極之　君父受辱國家典型滅亡華夏道絶而人類爲獸故余不得已而爲是舉也

以言報國讎則　君父受罔極之辱　先王典型滅亡絶不以爲國讎獨　國母被禍而強以爲國讎乎

以言爲　國母則絶不答旋亂安坐而獨於舉義者而可否之乎彼固未之思也

○或曰遺勒削固可慟奚至必死麟錫曰削髮不曰夷狄乎夷狄不曰禽獸乎人而爲禽獸可不曰生不如死乎

曰若是則虞仲之爲逸民而斷髮焉我國梅月之爲高節而祝髮焉彼將何以待之後世反稱之何也曰虞仲斷髮爲讓天下梅月祝髮爲君臣之義是則爲爲人之道而爲之也故稱之然而君子不爲也惟黍伯秋江則不爲之矣今也之勒削驅而戮之也是以必死也人皆以戮之必死自勵而已矣

曰今也未遭削者可自勵也已遭削而不能死者如當再削則似無可自勵何如

曰何爲其然也一冒冈極之辱不可可以再冒乎且當以已辱爲恨未死而思以必雪也豈可以再辱爲無何而不思自勵也乎

春川有一士人受勒不能死而長時痛哭焉忠州有一傭人受勒而自隨義兵常號泣訴之曰何日爲我報歟我之雖也傭人猶如此死不受辱上也此抑其次也

○聖人有大者三道德政事文辭

由有道德而有政事而有文辭

雖有道德苟無政事德不覆天下道不顯萬世矣雖有道德雖有政事苟無文辭孰載之以達天下垂後世也哉

道德天下之大本也政事天下之大用也文辭天下之大器也

有政事而不由道德謂之徒法有文辭而不由道德政事謂之空文徒法而法乃紊空文而文乃弊

自爲徒法空文而中華亂中華亂而夷狄入也

今遐外之雜夷不有道德不有政事不有文辭無道德無政事無文辭夷狄之降而爲禽獸者也

與李邁卿 種憲 書 己酉七月

尊叔父脫蹤家事世故歸與萬古死節人遊於青天之上誠亦快矣舉世論尊叔父大節云何今日之死節者萬古以來未有之大節也尊叔父爲倡大義之首居死大節之先實大中之大也屢千年華夏大道之終五百年禮義正邦之末爲志士第一人不亦壯乎麟錫至今不死獨何哉可愧也顧其爲心則誠慟其華夏道之終於永絶禮義邦之終於永亡終於不瞑死友之目冀或有萬一餘望也誠亦不知量之甚也然指天爲誓千辛萬苦千生萬死期於有爲不死不已也雖然不勝忿急事不由正亦不敢爲也所住之地亦非偶然聊且安以下前筭矣

與安汝聲 鍾應 書 丁酉七月

亡友既立大節古今誰無喪予喪予如此者有誰庶幾大人廣懷而理遣也念亡友一死華脉賴扶人紀賴植有光天地有辭萬世所謂日月不墜其氣不滅山岳不頹其節

不泯河海不渴其功不虧所謂死有榮於生者實何憾焉洪君事尋常思之壯極而悲絕年十七八何以能知人歟分別之決不可已熊魚取舍之決不可已事一致死之決不可已萬古以來豈可多見大有光於其族祖花浦先生也

答湖西諸公 尹錫鳳趙龜元柳浩根趙瑢淳趙琮淳沈宜悳李冕植 書 丁酉七月

罪生柳麟錫遠在遼東稽顙致覆于湖西僉道座執事麟錫在堤伏蒙七位先生鄭重長書專使以至敬讀感服時方多擾無暇以致謝禮及來在此地間有一二信便固亦倥偬無隙且慮道途梗塞未之遂誠迄茲悚惶而以時奉繹其書於羈旅寂寞之中自有感歎之不已也書中明示大義勉使鞠躬盡瘁以致天助人順而乃復以朱子所謂能弭是亂者擬而望之於無狀之身使畧有所爲猶當慊然於其非實況今狼狽至此使大君子有失言之咎則其何以爲心哉麟錫自此不敢舉顏對人開口談義論事也然欲一言其始終得失前頭計筭以深受切責而明其過益蒙指教而善其後也盖麟錫之愚劣於華西重菴省齋三先生閑放尊攘之一揆大義從諸君子後既嘗感其血誠服其正論以爲雖地卑人下宜隨分爲力不敢放過也目見亂賊夷狄之禍極之 君父受辱 國母被弑五百

年禮義正邦而亡四千年華夏重脉而絕道術之傳之聖賢師友而莫守體髮之受之祖先父母而莫保簪三才而貳以爲人者乃一朝而賤之爲戮矣嗚呼慟矣萬古天下寧有是事耶開變之初卽與士友議得處變三事曰舉義而掃清也去之而守舊也自靖而遂志也然衆皆謂不可掃清而後去守不可去守而後自靖自靖固極安靜光潔處身盡道無復餘憾而不及其他矣麟錫方量分度力爲去守之計蓋將携手同志浮海八遼相與奉持所聞於師友所受於父祖者而不失其華夏樣子雖加一日猶愈於已也既而諸士友爲義舉而要麟錫主其事麟錫既力量不及又方居丗喪以是固辭諸士友力言輕重所在而且有事形不得已處不免泣而從之嗚呼慟矣是豈人理之所有耶變中之變而罔極之又罔極也自知其罪難容於天地也蓋麟錫之主意以爲萬古華夏禮義之人道不可無於天地之間一天之下華夏禮義之邦吾國而已華夏禮義之主吾　君而已吾國吾　君而不扶不救則斯其不可無者永絕而已乃生是國而人其身者無貴賤大小而有其責矣且吾　君誤聽亂賊之言許其所謂開化而及至今日憯禍勒辱則宜亦憤痛悔恨雖力無奈而自有後雪之深願又有天地神明

召義新編 卷二

先王英靈之所同赫怒又

八路億萬人衆方且崢嶸沸騰爭出萬死之心矣於是裁義因勢敢為之倡顧豈有一毫力量之可當於是然欲因此以爲激起一國忠義智勇真箇有能有爲者之地而盖其愚癡之為心則期扶吾國期救吾　君使萬古天下不可無者不至終無也天不悔禍已不盡誠事乃大繆至宼極慟猶不隨死友死而圖有餘地誠亦愚癡之甚也謀再起而主而勢足不能得欲請援清國而覺義未精而遂止乃就此遂界我人之居而留爲盖將於此立得根基積以歲月養其氣力必欲有事於報雪興復粗伸當初舉義之主意衆慰死友不瞑之恨此不得則耕斯讀斯衆吾髮吾

隨同志而保一隅得遂浮海之初心此其不得已而如斯而已矣萬一事有不測至使華夏形影終不得一陽之保則麟錫雖愚頑豈肯苟免七尺之軀而已哉必自有隨時處義之道矣然此華夏一脉天豈欲永無乎哉區區所祝庶或天誘吾　君而扶吾國得復舊日樣子進乎此則中原出得大聖賢真英雄汎掃腥膻光復華夏使殘生得見天下之清也嗚呼噫矣是可有之否乎麟錫之得失計算始終如此伏願僉執事以不鄙愛與之心終賜責教指導使知悔而免跲無至貽陋士友見棄萬世焉區區企望之至麟錫再拜謹覆

因 召命入疆至楚山陳情待罪疏略

云云臣本愚劣賤品忠君愛國惟其素性且從師友聞知討賊復讎尊華攘夷是春秋第一大義而此其大義一晦則綱常墜地禮樂淪喪國無國而人不人也嗚呼國家今日之變尚忍言哉亂賊之變何國無之而孰有致之外夷虐弒 國母其於上事 君父下奉 世子之地至此無忌憚如今日之爲者乎夷狄之禍何代無之而孰有致自內賊勒辱 至尊盡毀 先王重典加凶一國人鄰其於四海盡污一隅獨保之地至此慘酷如今日之爲者乎一言蔽之曰萬古所無之大變也孰謂萬古所無之大變出於吾禮義之邦乎彼亂賊已矣凡爲臣爲民生天下禮義之邦被 列聖深厚之澤衣君衣食君食戴君以爲生而見萬古所無之大變寂然無事則是其爲大變不下於亂賊所爲之爲大變也天下萬世當以此爲如何耶臣雖草野卑微之命猶是 聖朝培養之物悲憤慟寃按住不得起而與巖穴修業之士鄉邦簪纓之族湖關郡縣懷忠之夫奮義之徒討亂賊伐凶夷期以必報 國讎必保華脉必與同胞之人共兔其爲獸其不能量分度力智小謀大固犯古人所戒必來後人所議然其爲事則敢竊自附於春秋大義而其爲心則蓋亦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其

於所謂觀察郡守以其逆孝逆吉輩所出而爲彼爪牙使令雖廢妃之事毀服毀形之舉受其文字宣布之施行之惟恐不及是豈可以長吏言之卽所謂亂賊黨與而與其魁罪無異同也據春秋亂臣賊子人人得誅誅亂賊先治黨與之義不以爲嫌而誅之不惟不以爲嫌抑亦以爲當然矣其於民財以其爲國報讎爲天下保華脉爲自己與同胞免毀父母遺體雖割身以助固無可惜出其餘粟餘錢而助之有何可惜其助之也既無可惜則其取之也亦無可嫌然是豈樂取實由迫不得已也若犯國藏實亦萬不得已而爲之盖以爲　國讎至罔極不可不報國危到萬分不可不扶報　國讎扶國危其事莫急且大犯國藏其故猶緩且小以其急大較其緩小固或有權宜輕重之道且當其時雖國家三千里之地猶在亂賊讎夷掌握卷舒之中口唇吐吞之間若彼帑藏其一文錢一粒穀豈復爲國有此時用此若使　聖上卽知之容有審其勢而許之追聞之容有察其情而恕之故冒而爲之至若宣諭之下師旅之至以　聖上所遭之地度　聖上所存之心必無是命設有是命不過爲凶奸抑勒不獲自已也與其苟循　君不獲已之命自改其所執之義曷若深體　君所存之心以終遂所仗之忠待遂所仗之忠徐請其罪而勘

律至死是或一道也故敢有違忤是則盖不幸之事而不能無恨於其間矣惟見襲於兵丁而死亡顛沛至不可遂所伏之忠所執之義任亂賊之橫恣而 國讎莫報滋醜夷之猖獗而華脉莫保而莫紓我 君父世子至慟在心者則臣之罪於是乎極大矣掩抑悲憤實不欲生故至丹陽邑決意告 殿牌聖廟而致命被衆人力挽旋又自思以為既伏孤忠大義而止於如此則固無憾於潔身而永無及於復讎保華有違初心而遺恨萬世以俟餘地可也素聞西土人多強勇精技藝欲募而復振之至則所謂觀察郡守者處處出兵相迫不容住足乃不獲已而出疆此時悲慟之心有不可言此其初意盖欲見清主乞援以圖有為既而思之義理有未甚精者事勢有不可必者故不復生意顧遼東地我國人民來居者甚多乃就而托身亦非為苟活微命盖欲立根基於此誠積生力力久成勢誓於此生復雪讎恥興復我小中華而後已也 恩命乃至於罪臣赦而召之於死者憫而憐之人皆歸之以罷徒而 聖上獨如此甚矣為 君父之愛臣子也噫 君之愛臣甚矣臣之愛 君獨不甚乎愛之甚則伏願 聖明深思一身上承五百年 祖宗之業下主百萬衆生靈之命為綱常禮樂典型陛墜之所關生死人獸機栝翻覆之所

係謂 國讎未報華制未保綱常絶禮樂滅人類爲獸而
死以是既爲夙夜切齒之眼則以是當致夙夜切齒之實
須自 聖心一刀割斷斷不擾改寧以國亡制度不可變寧以國亡生民不可使爲獸作於
其心發於其政發於其事事之正由之不正不
由事之雪耻保華爲之不雪耻保華不爲人之正用之不
正不用人之雪耻保華使之不雪耻保華不使一切如此
一向做去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月必有一月之效一年
必有一年之效不效不已 聖心既如此則朝廷不能不
如此朝廷如此則一國不能不如此一國如此則 祖宗
在天之靈必不興而扶之矣非徒 祖宗之靈如此徃古
千百聖王之靈必眷顧而助之矣非徒徃古聖王之靈如
此天地神祇百物之靈赫赫洋洋降佑而傍隲矣苟如是
則豈有羞辱之不雪而終爲 殿下之恨哉所可慮者自
有所謂開化以來淫邪禍亂陷溺摧折之乆人心天理不
正不明之極不顧大義只管事勢其於復讎則曰事已過
而力未及何必窮極窮極則禍益大其於保華則曰有國
然後有制度何必到底到底則國不利朝廷之上少有以
痛切之心正大之見爲 殿下發志意助事爲者而舉皆
以頑鈍之識苟簡之論塞 殿下之心而沮 殿下之行

也此不徒不識義理並與事勢而不知也臣切痛之請復詳言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三綱三綱君君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謂也是君君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道無所逃於天地而無所易於古今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有必報之讎而不報之則無以立於天地而不可容於萬世也明矣雖匹夫之賤有不報之讎者有不可言也況有國有天下主天地大位為萬姓君父之地有萬世必報之讎而為臣子者不之報焉則尚復可論哉國家今日之所遭乃萬世必報之大讎萬億臣子之所宜腐心切骨出萬死而竭其力者也此而不竭其力則我禮義之國從此為無三綱之國也一國之人從此為無三綱之人也而無以立於天地不可容於萬世矣天之生斯人之為異於禽獸也不得不有禮義制度乃天道之著顯而成其為人者也必以一人繼天立道以成民人天之用心其至矣中華帝王自羲農堯舜以下以禮義制度治天下禮義制度之在天下也累有屈伸盛衰而未至于中原陸沉則獨在於我國而我國遂為天下禮義之宗國也其豈偶然而然哉由我先王先正辛苦艱難支撐成立而亦天地之所用心也由先王而傳之殿下殿下天下禮義之主也為天下禮義之主而不

保其制度則　先王成立爲天下禮義之國也而永墜其典型矣萬古聖王相傳華夏之道也而永絕其餘脉矣天地抑亦無復用心處矣此以義理言之而有如是也天下之事得其正則理得其順理得其順則人無不順而雖昆虫禽獸無不孚矣事失其正則理失其順理失其順則人無不逆而雖昆虫禽獸無不違矣今弑逆辱禍天下大故討賊復讎天下大事賊得討讎得復則事正理順而效無不順賊不討讎不復則事反理逆而效無不逆　殿下曰國破人滅賊必討讎必復　朝廷百官不能不曰國破人滅賊必討讎必復入域人民無不勇躍奮發曰國破人滅賊必討讎必復一國上下打成一片以國破人滅之心討亂賊伐讎夷事極其正理極其順彼衆夷蠢若昆虫猛如禽獸猶有料量方皆吐舌搖頭曰事理誠是也誠禮義之邦也而可畏也不可慢也於是衆責有歸倭雖凶獰自知罪而生恟褁送三浦婁之頭而謝之前後逆徒之亾在其國者皆查捕而送之然我豈聽此而止可伐可絕視吾強弱而處之矣自是之後彼衆夷重吾之義而不敢輕吾之弱相戒勿復生事而禍可息矣事不正理不順時一國人心先自壞亂而彼衆夷益加輕侮禍永未已也今日之患事不正理不順耳力之不足非所憂也天下之爲國各有

長技不失長技則利失其長技則不利彼咎夷之國或以
技術或以器械或以富或以強不一其長技而我國以禮
義制度爲長技彼賤而我貴矣彼邪而我正矣我持貴正
而待彼彼必有忌憚我棄貴正而師彼彼必加慢侮　殿
下以一身而由禮義守制度而一國以正矣　殿下以一
身而由禮義守制度我臣我民無不悅服而有無限好事
矣　殿下以一身而由禮義守制度使一國以正而有無
限好事則彼夷狄雖獸也猶有微慧近似於人者豈有不
敬憚而加慢侮哉此有一驗焉臣聞昔者　大王大妃之
喪葬也　殿下哭泣之哀顏色之慼及禮數器仗之盛衆
庶列觀莫不嘖嘖稱歎臣以爲強國之道在此而足矣使
　殿下推此心上及於　祖宗思敬奉其典型又推此孝
之一端以及於五倫百行萬事無不出於禮義之正而使
一國效之則彼衆夷方皆悅服畏憚而不敢肆其強暴於
我前矣豈可棄其長技以取慢侮乎今日之變未嘗不由
於自毀禮義也國之利不利於斯決矣此以事勢言之而
有如是也以義理言之而有如是　殿下則斷然不疑確然定志決然有爲其於頑鈍之識
苟簡之論者退之黜之而使無沮其所行其於痛切之心
正大之見者進之陟之而使有助其所爲　君父之辱

國母之讎謂不爲大故則已爲大故則如何不雪報謂不必雪報則已必雪報則如何不窮極忍與亂賊之徒黨讎夷之醜類一日雜處而並生　祖宗之法華夏之制謂不爲常經則已爲常經則如何不保守謂不必保守則已必保守則如何不到底忍使凶賊之所亂醜夷之所汚一毫參錯而留存蓋其始而爲謀也必善必密而無所疎誤及其終而爲事也必正必盡而無所虧欠綱常之重禮樂之大卓然著存於天地之間而　殿下遂自爲天下禮義中興之主此其可以已歟不可以已也苟如是不徒一國臣民仰頌其德天下萬世永紀其蹟矣苟不如是天下後世當以　殿下爲如何主哉云云（大臣俞箕煥上劄辨論之上命徐相懋金璉植往召）

呈同志諸公書（丁酉九月九日）

麟錫白麟錫之不肖只知報　國讎保華脉之爲不可已而率爾爲乃者之舉不惟力量不逮舉事狼狽爲天下之所笑亦有知思極昧處義錯誤爲士友之所憂者多矣則有以詳陳既往所爲以正其得失說當頭與將來所處以請其可否以爲聞過受教之地而未免爲君子之所棄也蓋麟錫初舉事而伐倭誅亂賊黨與之觀察郡守也宜即具由聞　君而未得焉實由當時　君上爲亂賊脅制任羞辱罔極中如雲霧蔽塞日月剝食凡爲臣下者雖有貞

忠大義亦無地暴白夫有忠義而無以暴白則其抑鬱憤
寃爲如何或既而屢有 宣諭謂始義終亂使卽解兵夫
兵之不解所以終義乃目之以亂使之必解明知其非出
上心而出於挾令此若受之是自疑於亂而徒有掣肘
於事者故不敢受也然自 上因亂賊誣告之換義爲匪
多有疑慮於各處義兵而惟於麟錫之爲舉不無洞燭爲
者想或出於 上意之周遮也麟錫既見敗初欲決意隨
死友死被衆人力挽旋又自思以爲當初舉義之意爲慟

上嘗曰某爲國忠心嘉尙但舉兵日久不有上疏豈生長鄉曲不識事體乎又於忠原之敗聞而驚歎曰某不死耶王於流涕

君父毋后之辱禍罔極而我禮義邦之永爲夷狄斯道
而永亡斯人而永獻雖其非分可擬而乃心則匡國存道
必欲有爲而非專爲死使余必死於是其曰爲道而死也
則只宜自靖而致命何必舉兵勞攘而後死可也乎其曰
爲國而死也則彼爲臣者並力以致亂安坐而不死獨余
固窮深藏之賤出而死之可也乎諸友之死非異於余心
值死不免而不苟避立天下之大節余則偶值可免而不
死以俟餘地期遂初意非貪死友所以副死友之心也於
是遂止然劍卒臆裁靡敢自信無或其是當死不死而爲
萬世之極誅也耶於是爲向西再振之計蓋平山俞桃津

遂安宋尚奎言海西諸郡皆踴躍奮發兵至則可大振而
又遣人關西召募還言其諸郡欲起而未敢先動引兵以
及則可從而起云故也是時 宣諭五次至有口傳
傳敎謂 聖躬之勤辱已洗而追加傷歎國政期欲復舊
至諮以 御寶而表其心 宣諭委員鄭彦朝來言今行
指 世子而傳敎曰必須備言 上親送之累自傷歎其所遺仍
曰之辱國政誓將次第復舊至於報讐乎豈敢忘諸但非
急迫可圖且曰他諭書皆署新印卽開化新法之印今此
諭書特命署施 命之寶西字卽舊印文正為待捌麟錫亦
所以表 予心 麟錫以為亂賊脅制雖無前後異同 君上之痛
既往而誓將來如日光之漏雲或有以照臨下土則賤臣
所懷之志事不可以不聞但其挾令不可受耳於是治疏
告之以始有執守不能不起終有準的不可遽止今之不
可遽止猶昔之不能不起雖百端挫折十分艱險何敢終
惜一命不效其力也疏畢卽發向西比至被廹於化黨不
獲已出疆又不可昧然無事爲檄百官責其改過自新各
心王室明吾所以出疆之意於是有請援淸國之說亦出
於慟窘迫不得已之情也然覺得有苟且不安者旋自斷
念及見士友之責敎備至其論皆高潔正大兼有愛人以
德之至意每每欽服而感誦也然愚所見則又不盡如士
友之所論蓋淸國之陸沉帝王神州毀裂華夏法服誠篤
古莫大之變莫大之罪而我國以 大明臣邦爲必報之

大讎自是嚴立防閑三百年不替至我三先生一倍致意而及其門徒自有謹守而不敢放過之規然論其罪則在順治而不在後孫獨有不能用夏之罪耳論其歸則其在考宗尤翁時為然而在今日則華夷之分為重而仇讎之防猶輕何也使彼已能用夏則亦可讎乎其於我國素詳以自守禮秩而至近年甲申之變又賴其力而免為倭洋今日之被倭禍毀舊制又其所憤疾者今我遭此罔極無計自為而為求籍力之地則容有彼此一時輕重可權也蓋彼時我華而彼夷宜守其嚴防今日清固夷狄而倭洋又夷狄之降為禽獸者也為去禽獸之禍則庶無不可藉力於夷狄也可藉夷力其亦有說昔武王伐商羔髮微盧皆在列春秋狄救齊為華而藉夷力固聖人之所行所取也綱目突厥伐隋契丹伐周夫猾夏書寇恆也而特書伐南宋蔡州之獻俘周氏以為臣子之所快中國之小伸讎讎而藉夷力亦前哲之有權衡者也若石敬瑭受冊契丹而屈辱中華唐肅宗徵兵回紇而重為民害借助非類固亦前人之所戒也然其無受冊無民害惟在裁制如何耳且清雖曰非類其中亦有中華古聖為其朝列而誠心相愛者其視突厥契丹回紇則有間焉夫如是則為今日臣子者固無甚疑於藉其力也但以麟錫之處地則林下

書生遽自放開操守之規於心終未安且義理宜主謹嚴
時勢難得恰好此所以前有擬議而後更深有服於諸君
子規責也顧於遼之外境就住我人之居亦出疆之初已
所擬議者深廣可居庶冨可教方意立定根基因以廣延
同志友朋與凡一國豪傑之士而與之共焉養得氣力期
以興復禮義之邦此而未就則終保　先王先祖之衣髮
講先聖先師之道理固守華夏典型於一隅以待天下之
清也忽見使臣二員奉　君上恩綸而至誦其大畧曰羞
辱莫雪夙夜切齒之恨曰湖關一旅足以蔽憾而死亡諸
人極爲哀憐也曰斷以爲義流言日至詰命師旅出於不
意已也曰父母之邦不可棄也即日促還又曰柳某入北
經歲想多勞苦嘉其所執爲甚悶焉噫今日此事何故也
不覺感淚先下滂沱而繼之儻然不知如何處之爲宜也
應命而趨赴可乎違而隱避可乎應命而趨赴則不說本
國事機之如何其奈一身去就之無常違而隱避則從此
君臣之義未廢其可忍爲乎無適無莫惟義與比義顧何
在爛商刄之盡其所見之及則蓋曰　主上誤聽賣國之
賊以致今日之禍然其致今日之禍必由於厭惡寇賊無
狀不肯盡從之故而既致今日之禍不能不悔悟而有切
齒之恨雪恥復舊縱無其力宜亦有其心其於賤臣初未

曾不深有洞燭而中爲奸賊所誣所脅有不獲已之　命今有此　命必其有詳探實情而終不爲奸賊之所誣有變動機栝而庶不爲奸賊之所脅鏃未知裹許爻象如何而今日之有此事蓋已千新萬奇如恣夜火光大旱雷聲聳然不覺喜悅之心且前日之不受　宣諭者以以義爲亂非眞伊矯也今既快許其義而無所間然則可不謂吾　君之命乎既謂　君命則何敢不祗受也於是受之昔不受　諭猶有上疏今既受　諭又不可不有疏有疏則不得不以待罪待罪則不宜於異域故入疆至楚山初境蹲伏而上章略舉始終情事之不得不言者粗陳復讎保

華義理事勢之迫不得已者終言負忠孝大罪無以舉顏更進一步之意蓋未敢一毫爲冰氷冷情憧憧爾思而自求其爲安於心者然昧臆所及恐不免有大錯也前頭處義復以荒鹿之見料之疏上之後第觀動靜如有漫漶殊異之意其機或是奸賊慮我居北而用計或是自　上方有意而復爲奸賊所脅則當明言其故暴之於世而還入北境其無奸賊之用計所脅而又不置而繼有　召命則君言雖感國不復舊已不可歸且死亡諸人有哀憐之教而無哀憐之實生者又或提縶不得顯出或受醜刑不見放釋以身之故及於此其以何顏近踏畿甸一步地亦

何以歸家獨安其身寧流落遐鄉自勘罪苦也已矣其或幸而天有悔禍國復舊樣則歸蟄畎畝省愆知罪苟延餘生不幸而天終不悔國事永非則不蹈東海而死必終爲遼東客矣然亂極則返陽無可盡理也日望天庶幾悔禍也然一邊思之則今日之變何許大變也吾之舉事出於何心也終焉出疆余不得已也而　召命之至曰羞辱莫雪功齒之恨此事忽出於亂賊脅制之餘吾　君其庶幾歟去就無常非爲邪則可也蹶然而起乘著疾足健馬奔馳到　闕下北面告　君東面西面而告百官痛陳大義有合則竭吾心盡吾見爲說方畧次第以之必有事乃已不合則一告而未已再告而未已三告而不得已而已之曰吾責盡矣亂賊讎夷不可並生可以復去於是去之終求爲向所云云數件計則其惻怛光明大相遠於苟苟事隱避屑屑觀動靜而庶幾近於古豪傑大人事顧誠意力量之未逮不免俯作小規模甚矣吾拙也時與俞友桃津相語而歎息也不肖之所爲於既往所處於將來有如此者正要質諸愛我之僉尊盛德其於已有愆尤者聽責而深悔方有醜差者受誨而盡正得以終立於君子之下列蓋麟錫愆尤既多醜差又加則不說此身之永棄於天下爲可惻其於終缺斯義爲世道之羞何雖圖整轍易迷當

局伏望各垂哀憐百爾道之麟錫謹拱手而俟命

追呈同志書 丁酉十月十七日

麟錫既入梦山上疏待罪有諸士友書追至為說方畧趙友友三言出而應 命一陳大義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其餘畧以為當隱避不出及聞八疆多貽書切責之麟錫甚恨其書後到無及取裁而為之瞿然也然麟錫前後處義皆出急遽惟此事在緩平地自以為商量得盡今如此豈義理無窮私臆權衡大失正平耶抑諸士友以正大磊落之見為慮麟錫有缺於義愛念誠切至而猶未及度其地而察其心耶麟錫為念天下事亦自顧其身惟求無缺於

義之一字豈敢自慢也識顧所以商量者則蓋當初不為殉道而遂志不為避世而潔身特以我禮義之邦父母之國乃從萬古而為華法參三才而為人道者所載底單件器而舍此單件器則無其載矣故從士友為之舉義有以異宜其器存其載之萬一固不量分度力極其僭妄而乃心則然爾且其為心誓終不渝故至於入北雖請援之事不無苟且而猶暫擬議別立根基之計非不迂緩而猶且營為若其保守於一隅亦與復事未成後不得已之末計也今有 諭旨既曰羞辱莫雪切齒之恨來使亦曰雪恥復舊 君上之心朝臣皆有是心雖開化之類幾箇骨子

外亦不無是心幾箇守舊人因　上心將欲有爲故爲是事事不可若是其幾也抑亦理之所順也事體之不可不愼形勢之不可不審雖不敢如趙友所言豈可漠然無變動無變動則豈當初舉義之心哉且自　上雖洞燭其爲義而中間爲奸賊所誣而頗疑之弘吉輩弑國母其禍將無所不至尤完輩殺數賊救　上躬彼以利奪權非以忠討逆然　上或信其爲忠麟錫舉兵累月誅觀察郡守且用國藏而不之聞宣諭累下一並不受不惟不受申箕善之爲宣使而爲孛範稷之所囚閔泳綺之爲宣使而爲把守將之所捉雖非所使而責則在焉末乃不受諭不解兵至於入此而彼之所誣罔極　上之疑之容或無怪今復因人所告覺察其無他而特送二使於萬里異域　諭以還國於此略無感動未知於事體竟如何且不免重致疑嫌且前之不受　諭而有上疏後之受　諭而不得不上疏有上疏不得不待罪待罪不得不入疆向已畧言之矣或言必也見欺可欺其方何害於子產之爲智也或言必無其望已知道之不行而無廢君臣之義得見王有去志而猶有予日望之之語自是聖賢之爲心也若隱避不出初爲避世潔身而來者固宜如此以若所爲而爲之未見其安於心也非敢曰擬之以類方之麟錫之所爲有如伊尹之任邊事而諸士友乃以伯夷之淸邊責之所以雖感愛念而猶疑其未及度其地而察其心也疏上蒙　批有曰改悔自首極爲嘉尚特赦爾罪以開自新之路麟錫所以引罪

者只以爲國不終義爲親不終喪二事而已然其負罪也
謂痛恨則可謂改悔則不可其待罪也謂應　命則可謂
自首則不可然則是　批也無乃大示盾於日者　召命
而爲小變於向之以義爲亂之挾令耶嗚呼噫嘻此何故
也在麟錫而改悔其舉義則此天地罔赦之大罪　君上
之赦何足以慰之在　國家而特赦其改悔舉義者則醜
夷亂賊之依舊橫恣不見是圖而綱常之墜人類之滅無
復望其挽回矣（洽疏時朱使謂只以疏掌至京書上麟錫謂告君文時豈可使入至舉張旅軒上章言其拜之實數事以證不欺之義親檢精寫以上矣今聞伪號改書皇帝字從開化法云雖曰非我所爲而可勝痛歎哉）前書所言還入北境固亦素定而第以私情有更商量者麟錫自爲悖妄三年不奉饋奠大祥奄至將自外脫裘人理頓絶徹天罔極以故前在遼時數次向桃津言欲從間路亟走還家趁祥日伸情又亟走來固知於事體有損自有以少紓痛迫人亦或謂觀過知仁耶桃津極以爲不可姑不復生意矣及是錦溪恒窩力言迨此當還來伸情前此脫衰從戎出於萬不得已不能歸奉饋奠勢格形禁莫可得也今有可得之路而此猶不然大欠道理必有百世之議自家道理有欠安復爲天下道理衆士友亦皆爲是論士友前言當隱避今言當還來伸情自是矛盾豈前以隱避爲正而今覺伸情爲重耶　聞是哀痛迫切之心復發自忍不得雖有節谷之書極言不可

言亦正大而不敢從且以爲格禁既解弛而　批旨則踈外自作行止庶無拘嫌若　批旨隆洽或再有　召命則寶有嫌勢不可行矣然不改悔而謂改悔不啻如尤翁巨澄時事千里山川面面帶羞私情所迫今縱不能還北其枯死島中之願何嘗須臾忘哉竊自念其始終所爲當萬古所無之變用萬古所無之權權非聖人不能用而以沒覺無狀者而用之宜乎低昂補綴之頭頭必錯而參差議論之每每並至然其所定於心者蓋雖累變事形而身與華法俱存亡而已矣亦望諸公之垂察焉麟錫追白

答趙友三　鍾益書　丁酉九月

麟錫窮伏異域忽承　赦召之命豈曾夢料恩莫量天義難遺君出來楚山境上章請罪未知處義竟如何來事將如何此心滋懼滋危士友知有此事幾各以書詳及方略另加憂念恨其後到無及也其皆以不出爲勉座下特謂將來若至迫不得已之境則當幡然奉　命一陳大計此事著　君上有必爲之志賤身有可爲之才可終有事容或無恠誠亦至願未知　聖意之庶幾與否而賤身則斷無其才且權衡不可不愼形勢不可不審且智小而謀大宜懲前而戒後是豈可論耶

與李敬器　宜愼書　己酉十月

麟錫負罪忠孝尚不滅死甚矣未如之何也每念尊從兵與朱徐李安諸友事無以舉頭天日也住遼之意非敢爲猛虎在山碩果不食如盛諭之謂蓋不勝悲憤痛迫猶不量分自有數件營爲此則已八聞矣不意有　召命屢加思量終乃還至楚山境上疏待罪而前頭又以國若復舊歸隱邦內若不復舊終客遼東之意自定也後有士友書多勉隱避良覺瞿然然於此自以爲女於心請將向吾兄爲真情之言麟錫初不爲自靖乃聽士友之勸釋衰而舉事誠以聖道華脉之絕於今日我國其爲痛迫蓋非國亡之比雖親喪亦不可比也國亡親喪痛迫當何極而自古不免人皆有之惟此聖道華脉之絕誠不可有而今乃有之自上古作之君而至吾　君以法治自上古作之師而至吾師以道教自上古作之父而至吾父以體傳者一時並盡天地而崩壞人類而禽獸於此而才舍我國則無他可望才經今日則無復餘望知吾兄之必有事吾不必爲是未及料量而起而爲倡者誠亦悖妄其苦心則有之也不隨死友死而乃復向西而復入北者誠以痛迫之心自不能已而此事終不可已也故請援清國雖苟且而猶暫擬議別作營爲雖迂遠而猶且準擬今自本國有所云云　恩諭曰羞辱莫雪切齒之恨來使曰雪耻復舊　君

上之心非特　上心在朝諸臣不無是心雖開化之類幾箇骨子外亦有此心不可若是其幾也猶可誠信而喜之於此若迫而隱避漠然無變動非特前後有矛盾於心似甚迫隘其雖見欺可欺其方無害於子產之智在我自爲惻怛實無如何且以隱邦客遼爲前定路子則自覺坦然進退庶有綽裕蓋以此以彼於死於生只願爲爲國爲道爲同胞人謀不欲爲爲一身謀自知爲非分而其苦心則如此未知吾兄以爲如何第念吾兄性情本惻怛而既以出而扶持爲事用心處義亦當與他人有異又未知如何當今萬古天下萬極地頭用心不宜冷淡亦不宜迫切然人見每易如此惟吾兄至今猶言吾　君危辱願無詘吾　君屈辱非本心深用感服也第有所望於吾兄者來頭不我遐棄隱則偕隱客則同客以卒平生之知已斷不可已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書　丁酉十二月

來書於愚陋爲說優批蕩滌前事於習齋勸其陳疏自首何其所見之差也愚與習齋出萬死舉事者爲討弑　妃辱　君滅四千年華夏制度壞五百年　祖宗典型蕩壤禮樂禽獸人類之亂賊讎夷其事固可曰忠也義也實非開化輩所謂逆黨匪徒也果有可以自首蕩滌者耶愚陋

則有　召命而許以忠義故上疏陳情若其改悔自首赦前愆改自新之　批旨非出　君上之本心而出於開化輩侮弄之手段國事之罔極此亦可見豈可以是爲優批而喜幸其蕩滌前事耶若習齋無　召命而自陳疏又自首而實其逆黨匪徒之罪乞其生命則果何如忠義既不可自處以罪儒者處身只管義理不念死生又不可如俗輩胡亂也此雖出於愛之之心而習於讒慤下滔滔說話亦似被人強勸然自是不可發諸口者諒之也

答徐丞奉　相懋　金丞奉　璉植　書　戊戌正月十日

麟錫覆徐丞奉金丞奉執事　麟錫屢辱賜教有慚於自己有疑於執事未敢奉答然終於無答誼寔簡慢兼且情事有不得不言者故敢此陳之請垂察焉　麟錫昔者在邊執事奉　上恩綸而至有曰強隣乘釁逆臣竊命羞辱莫雪夙夜切齒之恨曰湖關一旅足以敵愾而死亡諸人極為哀憐曰斷以爲義而人多爲尤流言日至曰誥命師旅由不獲已而罪在予一人曰父母之國不可棄也即日促還　麟錫伏讀涕泣仰問執事曰今日此事何故也執事曰今日新有大機栝報讎復舊　聖上之心在朝諸臣皆有是心雖開化之類幾箇骨子外亦莫不有是心某某守舊人承　上意方有事輩奸稍稍屏退國政將見次第回復又

自 上特念義舉之爲忠而有是事不得不赴 召以副
宸望麟錫不勝喜悅曰此事忽出於亂賊脅持之餘吾
國其庶幾歟麟錫當初舉義竟出於報讎復舊今有云云
而 召命至豈無蹶然趨赴之心但狼狽到此自知無
且忠孝罪大何敢冒進然聞 命不可漠然無變動於是
入疆至楚山初境上章而蹲伏仍告執事曰爲我報守舊
諸公忠君匡國以成中興則麟錫謹當歸輦畎畝歌詠
聖德而頌 朝廷之美執事亦各勉旃然其時私告同志
則曰國若復舊歸隱邦內若不復舊終客遼東也及蒙
批有曰改悔自首極爲嘉尚特赦爾罪以開自新噫嘻此

又何故也麟錫引罪以爲國不伸義爲親不終喪二事而
已是謂之窮迫則可謂之改悔則不可謂之陳情則可謂
之自首則不可在麟錫而改悔其舉義則是天地冈赦之
大罪 君上之赦何足以慰之在國家而特赦其改悔舉
義者則是亂賊醜夷依舊橫恣而國事之非人類之滅無
望其挽回矣然則是 批也無乃相左於日者 召命之
意執事云云之說而麟錫之所喜悅不亦大見欺耶此豈
非開化輩反覆侮弄之手段乎士可殺豈可侮弄然彼輩
侮弄 君父已久矣曷足責之以待士之道乎事當卽還
入北而士友勸以終喪伸情故暫爾歸家矣卽據睹聞則

國政不惟不能復舊益見冈極而永非無事不然而其最
大者十五臣之發通百官之上疏為加　君上以皇帝苟
尊之號矣其曰甲午変張典章文物年號詔勅煥然改觀
猗歟盛矣誠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所未遑者惟皇
帝之大號乃泝源而歷陳之云義農稱皇堯舜稱帝禹湯
文武稱王其為至尊則一也歐西各國羅曼德奧俱用至
尊之號噫此所謂尊君敬上之道耶抑所謂辱君罔上之
事耶昔我　康獻大王受　大明承萬古華夏帝王而為
制度者以垂悠久之統至今特立獨尊於宇內禽獸各國
之中嗚呼懿哉足以光天下而表萬世也萬古所無之極
逆洙孝董以世讎血讎夷狄之降為禽獸者之倭酋制度
汚革之使我五百年羨典中國千萬年遺制一朝滅絶了
此其為變果何如也為慟宜何如也而忍以為更張改觀
煥然猗歟而且稱之周邦新命耶然則洙孝果與太公望
畝宜生同其羨而可為五百年一等功臣也以千乘之國
謹遵　祖宗華夏帝王之法而特立宇內豈不順理而榮
貴而必變於夷狄而為苟尊之皇帝然後為榮貴耶忍以
我堂堂天下禮義之主等之於羅曼德奧之列而辱之耶
況復混三皇五帝夏殷周於其間而辱無不及耶昔日君
主之稱毀削之禍出於勒勒則其辱猶或可洗而國事猶

有餘望今日之舉百官會同庭請朝賀使我　君上不覺其爲僞則其辱國辱事永非矣噫國之爲夷狄履霜已久而其爲堅氷始於泳光中於弘吉諸賊終於今日時輩而成矣嗚呼慟矣不忍言也若夫地方之大小偏全形勢之強弱寇實且置一邊而不說也且既以泳孝之汚革而昔之爲慟者今焉爲慶幸則其所準的毀削之事昔之爲勒者又幾何不沛然行之也況彼所謂學徒兵丁皆聽削髮而一邦士大夫身上已絶法服而無形影乎其無事不然者思之皆慟哭言之亦短氣而總舉天理人心時勢物情而觀其所變之罔極則日甚又甚莫此爲甚而昨年已古矣昨日已昔矣較諸麟錫出疆時所見已百倍矣嗚呼其末如之何矣見今時事正如此來書每謂若可爲之時而復理前說抑何故歟前日固欺之以其方今日乃冈之以非道也於是自慚愚陋之見欺於人而亦疑高明之爲欺人也然未知麟錫見欺於執事耶執事見欺於人耶抑又有仰告者前日上疏書主上殿下違於格式改以皇帝陛下然後登徹其亦失之甚也蓋麟錫書此而不從開化法者所以敬君而不敢自我加辱也亦所以警君而欲感悟之也此已略聞之於執事矣其若爲麟錫固執不改則雖不見徹而不蔽其敬君之誠其所警悟亦或有道不

思及於此而惟登徹之爲慈使區區所敬君者有所掩蔽使　君上不惟不得警悟反有以坦然信可而不復顧念則是冈上陷君之大故以麟錫犯之也雖屬既往昌勝痛歎或曰皇帝稱號設或未穩臣子道理如何不稱昔梁惠齊宣僭稱王而孟子尚稱之是不知孟子之於齊梁以其諸夏而有力實可爲王故非特稱之反勸之也今日皇帝之稱非曰僭也乃爲辱而無實也麟錫既伸私情不欲自違終客遼東之意行將理駕蓋如此開化世界去作天地間逸民其所痛迫有倍於前日而終亦不能無望於皇天之悔禍也惟執事恕諒雖然此不但告執事而已也麟錫

謹覆

出處說

或問當今若自　主上用人則爲士者出處當如何麟錫曰出處之義自古皆求得正今日尤甚曰今日之得正如何曰今日有不古有之變也爲士者不見夷狄禽獸不逐天主堂不毀　祖宗典型不復亂賊不討舉義死節之人不雪冤褒忠有一於是不得出也

曰今日有不古有之變人皆有不古有之慟若　君上以是慟欲弭是亂悔前有失至痛在心至誠用人其誠足以感鬼神乎信一國則人士有是慟者當如何

曰古之人有行之者左齋宋先生是也　孝宗大王至痛在心至誠用賢先生出而欲雪國家之深耻伸大義於天下　君臣皆得其正也然　上有　孝宗之心下不有宋先生之力量亦難遽出也若有一毫不及於　孝宗大齋之爲心而爲者義不正也

曰有以爲爲慟　君父之辱而洗之不顧出處正義自已廉防而姑寧身冒其瞰而爲之有如狄仁傑之爲者何如

曰設爲狄仁傑者昔栗谷先生許仁傑之忠而不許其義且使終爲仁傑者不亦幸乎不終爲仁傑者亦黨賊之歸耳不亦殆乎

曰出而爲舉義者其與爲隱居守義者出處之義有異同歟曰出處之義豈有異同如尤齋而已亦不爲狄仁傑而已其用情則有別言者曰請聞焉

曰舉義也爲扶道亡爲國爲雪耻復舊不待　君命而已出其身矣　君若爲辭曰甫之舉義忠義也薄汝屬於亂賊而不獲已也吾所切齒羞辱之不雪也當出而扶持國也　君上之誠意淺深不可知在我用情不可昧然無感動昧然無感動則迫切也曰君既薄我忠義之甚矣以有爲辭而感動乎曰前日薄我非出　君心也設令　君心已悔之也昔程叔子即赴

西監之命赴命在今不可爲用情當法叔子之忠厚也曰用情既法忠厚則不可法赴命何哉曰今日國形如叔子時宋朝乎是則不可爲也

曰舉義時君不壓賊而有命則當進爲所欲爲今求出處之正必如无齋不如是不爲何也

曰當舉義也亂賊逼君禍急從國人之心起仗兵威將以兵威討亂賊而效忠於君是時效忠由於已　君命有無間當爲所欲爲今也雖　君上一向見制於亂賊夷狄然我則釋兵矣我之得效忠其義由於　君其勢亦由於　君只看　君之爲如何而已故出處之求其正雖舉義者必如尤齋也於此而爲仁狄之爲者失其身也若或有希覬爵名之心其罪反浮於黨賊者曰若是其甚歟

曰爲士而希覬夷狄亂賊所制之官職便是受命於彼便是爲黨於彼況舉義而又反義從彼同舉義者有死於義我獨利之而從彼其爲黨賊之不若罪莫大也

雖然君臣之義至爲重也國與道之亡至爲慟也於心常有望於吾　君之爲撥亂反正者普矣若以爲吾　君不能而漠然無情則吾不知其可也

國病說

或曰國病極矣其無治病之術乎

柳麟錫曰國之受病久矣病至極而不知懼至極之又極其亦末如之何矣夫國之為國禮義廉耻正其上以成風俗省刑薄歛固其下以勸忠孝而已

吾國嘗羨矣國自近古來主權要謀國家者以從違遜逊好惡而用舍之趍附諂媚滔滔成習而士大夫絶禮義廉耻之風矣以州郡之苞苴厚薄愛憎而黜陟之州郡重刑厚歛不恤民生而民人絶忠君死長之心矣國之為病久且深也

吾國之美也禮義為治教化累世廉耻清白之風甚盛在朝賢德主風教則有如惜張師德再及門謝王容四知金而雖下士微官淬礪志操存心濟物皆此風也一或近權要則物議非之而枳於名塗舉皆耻豈州饒郡既耻之豈復為貪虐如忠武公李舜臣為出身時以栗谷先生之大德重望叙其宗族之誼而欲相訪則謂先生時為銓官有要官之嫌辭之遼東伯金應河亦業弓馬而奴顔婢膝視之若浼如李老蚓約東為濟州牧而遞還渡江也潛州官物惟一扇在袖裏投之江朴元宗以　中廟反正元勳勢威震國而求甘蜜海松子於淮陽太守太守答書曰蜜在民間蜂筒松子在高峰絶頂太守何以得之當時文武官

有不如忠武公遼東伯有不如老村淮陽太守者鮮矣三山李判書台重亦以清廉著其為平安監司也一老傔治裝辭歸曰冷突破衣為清貧宰相宅傔人正得兩肩生風不願為平安監司富宅傔人廉白成風賤人尚如此也忠武公當壬辰倭亂盡忠死國邃東伯為 皇朝伐虜著節死國國民則感戴 朝廷愛養之恩清白之風爭死國難國賴而安

孔子曰始作俑者又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愼也國病之為深不愼其始也

國病瀕矣責國之徒起而興外夷和矣為之媚夷務壞禮義至於改衣制革官制而立論以政正五倫矣為之厚夷力加聚斂至於賣州郡價浮捧百十而剝割民皮肉矣禮義壞而士大夫之懷正者非遘禍則遯世若逸矣其無恥者甘為忘國而趨賊附夷矣聚斂加而民人之有良者無緣生忠愛之心其無恒者怨畔而無所不為矣

泳孝吉濬先範載冕輩之為大逆萬古天下之所無者其坐而開門呼黨也趨赴如市趨赴如市者今之所謂士大夫也穆麟德白卓觀醜夷惡獸也為下官而承奉爭仰其給而飽腹肥身承奉爭仰者今之所謂士大夫也今之所謂士大夫各自結外夷脅君誘君以為已利百般誑君以

致禍亂禍急則逃散而不顧君禍緩則紛集而爭逢君爭逢君而君不得盡副其意則謂君不足與圖事務相傾軋使君無所措身噫遺君忘國甚矣

亂賊夷狄見民人士大夫之如此也則無忌憚也乃至盡壞我 祖宗典型毀敗我聖賢法度陵辱我 君父虐弒我 國母毀服削髮禽獸我八域人民勢將無我國矣禍如此其極也難有一時緩禍非緩伊急也

禍如此其極也知懼可也謀有弭禍可也不然而反甚衆無憚而胥溺如汚一著不潔而肆汚如墜一下不振而益墜國之爲病極之又極也

聚於朝而曰善謀國者爭事極惡極妙以泳孝吉濬之謀爲未密而將加密而期多於泳孝吉濬也設爲學而日育英才者爭能夷形獸聲以甲申刃脅 君父屠戮朝臣之徒爲未足而將益黨而養成其無限禍階也曰兵丁者昔日學倭技而倭賊三浦屢用之爲弒 國母則今學各夷則將爲各夷之用也曰國民者惜乎本其爲直道子來者今皆入邪教而作邪徒非復爲國民也然畏豈樂為哉無教而寧之也刑斂以驅之也苟上之不欲雖賞之不爲也國之爲病至於此極末如之何矣

國之爲病至於此極也有邪說始終害之也其始曰媚夷

厚夷勢也士民無知也士民怨畔也國無以制民也非藉外夷力無以制吾民無以保吾國終亦曰弒妃辱　君薄物也毀服削髮細故也國不可不保也民不可不制夷不可不特彼亂賊尚矣自謂國邊者皆是見是說晝思夜度者是謀也苦心血誠者是事也是謀是事適爲夷謀而非爲國事也噫引外夷制弒吾　君父國毋引外夷制殺吾民亂賊之爲也亂賊亦吾國產忍而爲之亂賊已矣而曰國邊者右其謀而事之乎忍而爲此乎民惟國本保國在保民古之聖王我之　祖宗之爲保國者禮義廉耻成風俗省刑薄斂勸忠孝使士大夫有尊君死國之心使民有親上死長之心道理明而利勢張凜乎不可犯亂賊無由而生焉雖或生焉無自作凶於內內無亂賊之凶則無以應外夷而至焉雖或至焉無如於我道理利勢也此其爲制亂賊制夷狄保國之道也

今也壞禮義以媚夷重刑斂以厚夷而失士民之心失士民之心而不之自反惟民之制制民而惟外夷是恃夷狄無道理而知利勢而已自量其利勢鬬人之利勢利勢之強弱進退而與奪之國無士民而無尺寸之利勢彼則幸我之如此而笑我之如此矣何所憚而不爲其所欲爲乎惟是之恃而致大禍致大禍而又是之恃愈恃不可恃之

外夷而愈制可恃之吾民其若抱石投河然抱石投河者以其石重愈沉終不放下石也

夫民愛而保之則其愛戴君也如手足之捍頭目如子弟之衛父兄也古亦斯民也今亦斯民也不應今民異於古民也夫夷無父無君蔑禮蔑法猾夏其性也恃強吞弱其事也古亦斯夷也今亦斯夷也不應今夷異於古夷也不惟不異夷降爲歟百倍於古夷也

夫民分明是子也外夷分明是賊也惟士元氣也外夷外邪也引賊殺子而求爲家計助外邪以敗元氣而求活身命天下無是理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爲不一日保國也

今若求其爲保國則蓋曰反其本而已矣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由古之帝王不率我之祖宗如之何其可

進小人退君子國用傾覆進君子退小人國用興隆進以禮難退以義易使尚廉知耻之君子不得不進使喪廉失耻之小人不得不退君子進而小人退朝廷以正百官萬民不得不正禮義廉耻上下成風俗如是而後國可保吾聞外夷之論天下風俗曰禮莫大於朝鮮彼亦知禮義之貴也苟我上下禮義之成風俗則可制梃以撻外夷之奇技利械也其視今日聚於朝甚者凶逆大憝不甚者頑

夫鄙夫而不使一正人得側身於其間而曰保國者未知
孰爲保國也

財視萬民民視君如父母君之
於民爲之就利避害爲之聚所欲而勿施所惡既庶且富
而又教之視之若已子則民之於君心誠忠愛報生以死
視之必不異於父母也是則一國君民爲一家父子如是
而後可以保國諺曰父子同行虎狼矛犯虎雖寃頑父子
一心感畏而不敢犯也一國億萬人民一心爲父子則彼
夷狄雖寃頑凶暴豈無感畏之理也其視今日行於民外
致凶夷權利奪業踐踏陵夷之患內爲掊克浚膏吮血殘
虐塗炭之毒使失所無告至無不爲國民相讎而曰保國
者未知孰可保國也

養育人材國之大務也長計也道之以禮義廉耻申之以
孝悌忠信盡資以聖賢之學各修其綱常之道成德達材
小大各就以爲國家無限之需用是則保國之基也爲宮
室不聚材木不成不養山林材木無所聚也若今之士之
有素養者誘之脅之必使陷溺無復守舊其守而不變者
壓之摧之無容措身人不敢慕效年弱新進驅而入之夷
獸坑坎遍一國蔑人材乃已國若用之何所取焉山林濯
濯宮室壞頹其將求棟樑之無地矣

足食足兵民信爲國之急禦侮之大而不可廢也足食之道取民有制使百姓家給人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足兵之道使民修其孝悌忠信人人衛君如父伏兵於農家家為君持兵天下足兵孰過於此信者民之所性君與國人交而止於信民信矣民信則國立矣民之無信雖足食得以食諸雖足兵得以用諸今之棄民信而曰富國強兵者吾不信也

紀綱國之命脉故紀綱立則國治而存紀綱隳則國亂而亡此必然之理也何謂紀綱朱子曰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覈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是也夫賢賢否否功功罪罪賢者在上否者在下名分以正不得踰越功者致賞罪者致罰信威立不撓陂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農工商位稱其人人循其理於是人君捻攬統攝如身臂指之使而國不足治矣今也賢不賢否不否功不功罪不罪大憝居大位大盜受大賞羣憝羣盜數分滅理上不制權亂動動止誰典出柙之虎誰禦柝索之馬犯上作亂恒用茶飯弱肉強食更無餘事內而自侮也如此外之夷狄之侮之又庸有極乎嗚呼國之隳紀綱其何能圖存苟究其故由於一私字利字以致之也私利之害一至此哉爲今之計只在去私反公去利反義如蓄三年之艾而已無他事也

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有君有臣則有是事也

程子曰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必求良醫而後可治病也

誰爲吾　君而謀之指陳利害引當道理爲旋乾轉坤之機栝乎滔滔逢迎之中誰能爲此事乎

庶幾吾　君憂患時禍特然覺悟悔心自責如漢武帝是誠在我如滕文公爲與喪亂如周宣王思靖邦國如殷高宗進賢臣遠小人如漢昭烈之發嘆寤寐求賢通一國以求其人求之同休戚之世臣求之淵源大家求之巖穴潛德豈曰無其人才不借於異代今日之人擇其可可也

既求之必任之既任之必尊而信之以賓師不以小人間之不以宗戚宮闈貳之學焉而臣之舉國以聽之如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桓公之於管仲昭王之於樂毅昭烈之於孔明我　考廟之於宋文正先生也而事倍難於古昔務用誠心又倍於古昔也且曰已病之國任卿之爲爲而興國是卿有功爲而亡國非卿有罪卿其無疑雖然豈任卿之爲而已予亦有爲不自菲薄諮諏善道善道是事無或不率古之聖王無或不由我之　祖宗卿其教我不逮卿其勉焉如是則可也有如是則天地神

明古之聖王暨我　祖宗在天之靈罔不閔我邦今日之禍其亦罔不惻然眷佑天且佑之而況於人民乎

其求而擇也無他法觀其為崇禮義尚廉耻有憂國憂道之誠難進易退之節也觀其為以義為利損上益下省刑罰薄稅斂節用而愛民也觀其為明理正義知制亂賊制夷狄之術也以是求之得其可擇也得其人則必舉其政也

曰國之為病末如之何矣雖有君臣之為者其可及乎曰可及有此事而已不可及有此事而已孟子所謂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者也雖有不及猶為改過之國國之改過不亦善乎朱子曰年八九十覺悟當據現在劄住做去為身為國其理一也

且國之為病末如之何矣有為治病之言似乎不智也雖末如之何矣國吾父母之國病吾父母之病不為治病之言殆乎不仁也而況病得其治雖亡陽而有回不為無理乎

蓋言治病其術有此此乃夫人皆知之常術夫人皆知而雖有良醫亦不易此矣

昭義新編卷之二

39